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吳 敵 樹 文

李 昌 煥 選 註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847.7  
400  
2



學生國  
學叢書

吳敏樹文

選註者 李昌煥  
主編者 王雲五  
朱經農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610 5918 8



847.7  
44.0  
2

## 胡序

予少習古文，最喜歸震川，今已久棄之不爲，以非今日治事所急需也；間有問文於予者，予亦以此言答之。而李君融之獨欲學古文於予，予始辭以非今日所急需也；然融之好之深，而求之切。予感其誠，告以試讀震川文，融之取震川全集讀之，有所作，亦幾似震川，而不避現代俗事俚語，尤遺震川之貌，而取得其神矣。融之由震川而方姚，而吳南屏，梅伯言，亦一一讀之。又取南屏集選其若干首，而詳爲之註，其用力可謂勤矣。融之業醫，其治業似無需乎文，而獨好之不倦，蓋其性情然也。惟其性情如此，故能得文之真；然而今日而可與語此者幾人哉！然融之又豈求有可與語者而始爲之歟！今融之以南屏文選問序於予，因書此於卷端，不知融之以爲何如也？



吳敏樹文

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胡懷琛

# 序

南屏嘗自跋記鈔本震川文後，有語曰：『余以身居野逸，爲文不免類歐，且喜且慙，歸氏特與我同此性質耳。』可知文章之於性情、處境，彌有深切之關係。柳柳州謫居南荒，堙厄鬱悒；其所爲懲咎夢歸諸賦，哀怨悽愴，有類離騷；此處境之有同於屈子而然者也。王荆公秉性拗執，剛愎自用；其文乃如峭壁千仞，懸崖陡絕；此性情之有特異，而文章亦隨之酷肖者也。蓋言爲心聲，苟持此以衡古今作者，殆無少愆乎？

南屏以孤介之性，處山水之鄉，日惟徜徉游釣，嘯傲煙霞；雖以曾氏之雅知，猶不得羈之幕府。蓋其所得於天，而有以自樂者，非功利所能誘也。故其文恬淡閒逸，風神搖曳，實與廬陵震川同其淵源，而皆出乎陰柔之性者。夫使廬陵而不

遭遷謫，震川而不伏處荒江老屋之間，則所謂曠逸之境，足以抒發其善感之性情者，亦不可得也。是以一文章之成，必有其人之性情、處境、爲之酵母焉。讀南屏文者，寧能忽諸！

南屏之文，去今未遠，論之者不多見；同時曾國藩所評，最爲中肯。曾氏有覆南屏書云：

……大集古文，敬讀一過，視昔年僅見零篇斷幅者，尤爲卓絕。大抵節節頓挫，不矜奇辭奧句，而字字若履危石而下，落紙乃遲重絕倫。其中閒適之文，清曠自怡，蕭然物外；如說鈞雜說程日新傳屠禹甸序之類，若翱翔於雲表，俯視而有至樂。國藩嘗好讀陶公及韋、白、蘇、陸閒適之詩，觀其博攬物態，逸趣橫生，栩栩焉神愉而體輕，令人欲棄百事而從之遊，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適之一種，獨柳子厚山水記破空而遊，并物我而納諸大適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今乃於尊集數數遴之，故編中雖兼衆長，而僕視此等尤高也……

本書所選，雖不免編者偏好，要類此者爲多；而於論文諸作，亦採擇焉。蓋其鄙制藝，闢宗派，而不囿於世俗之見，誠足多也。抑自乾嘉以來，治古文者多震於桐城之名，拘其說而不能自脫，馴至奄奄無生氣，而日趨隳敗；南屏當其風靡之時，能斷斷爭辨，不願與伍，甯非其見之卓，而所以自得者深耶？今雖時過境遷，桐城之說，不復播諸人口；而讀其書者，亦庶幾有以自樹，知爲學宜窮本溯源，而習尙之不足以移其志也。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南匯李昌煥



### 吳敏樹傳略①

君字本深，號南屏，湖南巴陵人。幼羸弱多疾，生八歲，其父研田公始令入塾。一日，塾師稍與語，自堯來帝王相傳代次第，君忽問曰：「堯舜禹及周文王，其父善惡皆有著名，湯父爲何？」師驚而告之曰：「主癸也。」後出語人曰：「吾幸不爲是兒所難！」稍長，受左國史漢諸書，卽能通其意。喜爲詩，時與隣友毛西垣相唱和。制舉文則習明歸震川氏。

道光壬辰舉鄉試，由是一意於詩古文之學，偶從塾童古文觀止見歸氏文一二篇，心異之，求其集於長沙而不得，則託書賈購之吳中，掇錄其尤可喜者，以意評騭之。甲辰入京試禮部，攜焉。時江寧梅曾亮輩治古文學者，方相尙以歸氏文；有以君所錄眎之者，於是爭相奇異，而求識君，君遂有能古文名。而湘鄉曾國

潘尤善君文。

咸豐初，國藩率湘軍東抗洪楊軍，既得武昌，君與見岳陽樓，歡然道故，國藩堅請與俱，君不可，即別去。時君蓋以所選授瀏陽縣訓導，意有不合，已自免歸，方日遨遊山水間，常徜徉於洞庭、君山、岳州城南呂仙亭，或扶筇而行，或掄竿而釣，以自適其超遠曠逸之趣。

同治戊辰復棹舟東游，泛蘇之太湖，浙之西湖，贛之彭蠡湖，登金焦匡廬大小孤。其至金陵，曾國藩宴諸幕府，有詩贈之，一時大江南北名士之繼君和者，三百餘人。及歸湖南，適有復修沅湘耆舊集之役，遂卒於長沙書局，年六十有九，時同治十二年也。

君體肥能飲噉，目光炯炯，若有薄膚裹其睛而外突。掌表瑩白，而裏朱，著盥匱中，若朝霞之映波。接物莊而和，與言必誠，意所不可，則相對以默，其人逡巡自去。

其治古文，自言得宋歐陽氏之逸，明歸氏同得之歐陽氏，而語其極未逮也。故於當時桐城宗派之說，視之蔑如。詩主黃山谷，造句矜慎，而味醴深。所著書有周易注義補象、國風原旨、論語考異、孟子考義發、孝經章句、史記別錄、梓湖文錄、梓湖詩錄。

○本篇係藍本郭嵩燾吳君墓表，杜貴墀吳先生傳，更摭取集中諸文所載事實，而貫串成之。

○梓湖文錄係吳氏手定本，沒後二十年，長沙思賢書局鳩費重刻，王先謙益吾與校讐之，乃搜補散佚，得文二百三十九篇，爲卷十二，而序之曰：梓湖文集，卽本書所依據者。梓湖爲洞庭支流所入，俗以狀呼之曰銅梓湖，吳氏家與近，晚因自號梓湖漁叟。

## 凡例

一、是編選錄，計文四十四篇。首論說、序跋，次書牘、贈序，又次傳記、銘、哀祭。

惟書

聽雨樓記後與記相屬，爲便於連覽，變例置之。

一、吳氏文字，顯豁易解。是編註釋，務在簡明，均附本文之後；並系以數目，俾資索引。

一、是編除撰序略述吳氏之性情、處境、所影響於文學者，及選文之標準外；另撰吳氏傳略，綜述生平事跡，俾讀者有所參考。

一、是編所選孝子、烈婦、義猴、諸篇，於現代思潮，或不免有所抵忤；惟其文之結構自佳，頗可玩索，以文而論，讀者倘能諒諸？

# 目次

文敵	一
巴陵水利說	三
說鈞	五
雜說一	七
雜說二	八
歐陽功甫遺集序	九
李公蓋詩序	一一
羅念生古文序	一三
郭小雲詩序	一五

九日鹿角登高詩序	一六
荷塘寺僧譜序	一八
毛西垣詩序	二一
歸震川文別鈔序	二二
記鈔本震川文後	二四
書李翱文後	二七
羅念宓所藏周忠介寒月篇便面真蹟跋	二八
書毛西垣黔苗竹枝詞後	三〇
劉霞仙中丞游君山詩跋	三三
與梅伯言先生書	三六
與朱伯韓書	三九
與篠岑論文派書	四二

上曾侍郎書	四七
與熊秋佩書	五〇
序意贈西垣	五一
送孫侍讀還朝序	五三
述別贈趙惠甫黎蕤齋吳摯甫	五四
屠禹甸夫婦八十壽序	五六
程日新先生家傳	五八
許孝子傳	六〇
書謝御史	六一
書李烈婦楊氏	六四
書義猴事	六六
移蘭記	六八

新修呂仙亭記	六九
寬樂廬記	七二
半舫齋記	七五
聽雨樓記	七七
書聽雨樓記後	八〇
遊大雲山記	八二
君山月夜泛舟記	八六
石君硯銘	八八
梅伯言先生誄辭	九〇
吳樸臺哀辭	九二
祭彭女四姑文	九四



# 吳敏樹文

## 文敝

今天下學士懵然①於其所學，內不知所以治身，外不知所以治人者，豈非時文②之由哉？

夫時文者，習於聖人賢人之言，而附以儒者之說，其所稱非修己之實，則治國平天下之道也。然而學者日習爲之，且內不知所以治身，外不知所以治人者，何耶？

今之爲時文者，非果能明於聖人賢人之心，知其事而言之者也。村塾十歲之童子，麤③誦章句，操筆而學爲文，則其所言，莫非堯舜三代④之故，孔子孟子之爲人，其實衣服飲食之事，皆無曉也。

而時文以取士既久，四子書⑤之言，所用以爲之題者，益亂且碎；語其種類，凡有數十，學者欲皆備之，則窮日之力而不足以給，⑥又烏知其他。是故其師之所坐堂而講，弟子之所執卷以聽；羣居之所切劘，⑦課試之所高下，非是無有也。其於治身治人之道，則曰：『非我事也，我不知也，我知爲聖人賢人言之爾。』是故入而事其親，出而遊於其鄉，無以異於蒙不識字之人也，又恐不及焉。

及其一旦竊科第，⑧而將入於官，乃始學爲仕宦走趨之術，一切官府之儀狀、品式，而往充位焉。而今世法令所以待夫天下之事者，皆未之聞也。

是故今之天下有人曰：『我將治身，而爲其善，去其惡；』則必歸於陰騭感應之書。⑨有人曰：『我將治人，而清其獄訟，理其簿書；』⑩則必師乎刑名幕客之輩。⑪夫以陰騭感應之書，而尊於聖賢人之教；以刑名幕客之輩，而傲於服習仁義之人，而爲之師。然則今之學士，豈不辱孔孟而羞儒名矣哉！故時文之敝，至今日而極矣！嗚呼！其將何道而變之？

① 懵音蒙，(一△) 懵然暗昧不明貌。 ② 舊稱應試之文曰時文如八股文之類。 ③ 麤音粗，  
 (七△) 略也。 ④ 三代即夏商周。 ⑤ 四子書謂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也，亦稱四書。 ⑥ 給供也，備也。  
 ⑦ 劓音磨，(一△) 切劓猶言切磋琢磨也。 ⑧ 科第科舉時之等第也。 ⑨ 隲音質，(出△) 陰隲感應  
 宗教家語，即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意也。道藏有太上感應篇。 ⑩ 簿書官文書之統稱。 ⑪ 刑名  
 幕客為舊時在官署中主刑事判牘等者。

## 巴陵 水利說

水利無過隄防固已。而巴陵濱湖之地，向無隄堦。① 惟近新牆河處少有之，亦無甚利害；獨濱江與湖北連者，宜完修之耳。而山邨塘堰② 利害特著。

蓋水以田分，有正水，有上水，有衍水。③ 田一邨者，始或屬之一家，已而分之；其未分之日，雖不宜用水，亦強均之。及田分，而田者以故事用水，則不得以此歲

旱往往殺人，其以爭鬪闕於里者，日有之也。

余嘗患之，思其善策。惟於治塘之時，按田列水，碑之塘上，存其圖策於閭，歲舉一人，司其啓閉，辱水<sup>⑤</sup>時聽其呼召指揮。水在塘稍久，足用而人不爭。然僅可行之一家之私，而不能徧，無官令以濟之也。欲得良宰官留心民瘼<sup>⑥</sup>者與爲之。冬閒無事，則浚<sup>⑦</sup>塘而厚其隄，貯水益多；以此裨<sup>⑧</sup>荒政，息亂源，豈非因民而利之道乎？

又山木宜蓄，而無禁者不能也。往聞父老言：乾隆間，<sup>⑨</sup>渠爲童子時，秋風起，入山，落葉塞路；一日，得數擔歸，葉覆地厚尺許，土肥而不流。近則羣兒鉤取樹枝，或盜砍小樹耳。嗚呼！豈非世變也！夫近益開墾山地，黃泥入田敗禾，又隨流下填淤湖身，爲害尤非人所覺，安得良宰而正告之。

①巴陵縣名，屬湖南省，即今岳陽縣。②堉音完，(X 丩)本解以漆和灰而髹，此處取其完固之

義。③堰音燕，(一 丩)土壩之類。④正水直行之水也。⑤上水逆流之水也。⑥衍水旁推曲暢之水也。

⑤ 屛音副，(尸X)屛水田間用龍骨車汲水也。⑥ 瘼音莫，(疒正)病也。⑦ 浚與濬同，深治之也。

⑧ 裨音卑，(勺一)益也。⑨ 乾隆清高宗年號。

## 說釣

余村居無事，喜釣游；釣之道未善也，亦知其趣焉。

當初夏中秋之月，蚤①食後，出門而望，見村中塘水，晴碧汎然，②疾③理竿絲，持籃而往；至乎塘岸，擇水草空處，投食其中，餌鉤而下之，蹲④而視其浮子，⑤思其動而掣⑥之，則得大魚焉。無何，浮子寂然，則徐牽引之，仍自寂然；已而手倦足疲，倚竿於岸，游目而觀之，其寂然者如故；蓋逾時始得一動，動而掣之，則無有。余曰：『是小魚之竊食者也，魚將至矣！』又逾時，動者稍異，掣之，得鯽長可四五寸許。余曰：『魚至矣！大者可得矣！』起立而伺之，注意以取之，間乃一得，率如前

之魚，無有大者。日方午，腹飢思食甚，余忍而不歸以釣。見村人之田者，皆畢食以出，乃收竿持魚以歸。歸而妻子勞問有魚乎？余示以籃，而一相笑也。及飯後，仍出，更指別塘求釣處，逮④暮乃歸，其得魚與午前比。或一日得魚稍大者，某所必數數往焉；卒未嘗多得，且或無一得者。余疑釣之不善。問之常釣家，率如是。

嘻！此可以觀矣！吾嘗試求科第官祿於時矣，與吾之此釣，有以異乎哉？其始之就試有司也，是望而往，蹲而視焉者也；其數試而不遇也，是久未得魚者也；其幸而獲於學官鄉舉也，⑤是得魚小小者也；若其進於禮部，⑥更於天官，⑦是得魚之大，吾方數數釣，而又未能有之者也。然而大之上有大焉，得之後有得焉；勞神僥倖之門，忍苦風塵之路，終身無滿意時，老死而不知休止；求如此之日暮歸來，而博妻孥之一笑，豈可得耶？

夫釣，適事也，隱者之所游也。其趣或類於求得，終焉少繫於人之心者，不足可欲故也。吾將惟魚之求，而無他釣焉，其可哉！

①蚤與早通。 ②汎赴劍切，(ㄟㄨ)汎然水浮大貌。 ③疾速也。 ④蹲音存，(ㄉㄨㄣ)踞也。  
 ⑤浮子與鈎相繫而浮於水面之小竹片也。 ⑥掣尺藝切，(ㄉㄨㄣ)揭取也。 ⑦逮音代，(ㄉㄞ)及也。  
 ⑧學官即教官，士子歸其管理者。鄉舉科舉時鄉試中式者曰舉人，故稱鄉舉。 ⑨禮部官署名，掌禮秩及學校貢舉之法。 ⑩天官官名，所以總御衆官者。

## 雜說一

藥生於山，而求藥者於市，市故藥之聚也；而市者常僞以亂真。  
 又藥所名產之處，其人多糞種，以售，故藥弗得良；而人往往採藥於山，謂之生藥，常勝市者。

又有號草藥者，俗相傳取諸草名不在本草經者，以治疾，尤有奇效。  
 客有謂吳子曰：「甚哉！藥之難知也。今何不盡訪諸草藥，而著名之，以利人。」

乎？吳子曰：『不然，夫草藥唯無名，而人獨私傳之，故其用常全；今名而傳之，則人且種之，而且僞之矣！』

嗟夫！藥不可得良也，而唯無名者之求。則神農黃帝<sup>①</sup>以來採藥之教非與？

<sup>①</sup>蠶種謂以人力培植也。

<sup>②</sup>本草經相傳爲神農所作，載藥三百六十五味，後世屢有增益。

<sup>③</sup>神農黃帝皆古帝名，神農又稱炎帝，黃帝姓公孫號軒轅氏。

## 雜說二

余曩<sup>①</sup>歸自都下，雇羸<sup>②</sup>以行，遇同行者曰：『子之轅羸<sup>③</sup>弗良，將不利行。』余曰：『幸已行數日，可強取道也。』其人曰：『是好憚艱，吾以形相知之。今行道平，又幸晴，無害；子將見之。』

一日，過一小阪，<sup>④</sup>羸遽伏地，馭<sup>⑤</sup>者痛鞭之，幾死不起；追取前行他車羸以



代，乃過焉。

又一日，雨暴下，羸又然。

余乃知相馬之果有術也。然余所過阪非峻阻，雨驟未溽，而羸以死拒不行；雖其形相當然，亦取苦甚矣！

①囊囊上聲，(ㄋㄨ)昔也。

②羸與騾同。

③轅羸駕車之羸也。

④阪音坂，(ㄅㄢˇ)山坡也。

⑤馭同御。

⑥伯樂著有相馬經載相馬之術。

⑦峻阻峭急難行也。

⑧溽你挺切，(ㄉㄨㄥˋ)雨後

路上沾濡也。

### 歐陽功甫遺集序

余嘗思夫古之才士有厄於天之年，而其文章遂傳於世，若唐之李觀李賀，其人非獨當時為之嗟憾；而至於今，讀其書者，莫不高其才，惜其年之蚤也。

則以彼其才，雖若未竟其所當至而死；而於發名成業之道，亦何不足之有？

雖然，若觀賀者，其才誠世之所稀見，亦幸而遂發於人人，不終泯沒耳。而士之才而厄於天年如彼者，今之世亦未嘗無之。以余所見，一爲湘潭歐陽勳功甫，一爲澱浦舒燾伯魯，<sup>④</sup>兩君蓋兼觀賀之能者，而其志意則俱未可限量也。而皆近出於吾楚南<sup>⑤</sup>之鄉，又奇矣。伯魯之死，其師上元梅伯言<sup>⑥</sup>敘其遺集曰：『伯魯之作，未至於古人夔絕<sup>⑦</sup>之境；若假之年，即非古人夔絕之境，無以處之。』余之於功甫亦云。

然伯魯之文，雲湧颿<sup>⑧</sup>發，而驟進於古；若春木之落其華而將實矣。功甫始出即深沉高悟，輿而達之；若大川之出於山，而將肆於廣壤矣。而皆以蚤死。嗟夫！如兩君者，不可謂非今世之觀賀，而其文章烏可以不傳乎？其傳之而人之高其才，惜其年之蚤也，又必然也。

功甫余友篠岑<sup>⑨</sup>之子，屬余共審存其遺稿。伯魯亦余所知而痛惜之者，並

論之。功甫所爲詩，古律①若干首，論、序、書、傳、銘、祭之文若干首。

①歐陽功甫名勳，湖南湘潭人。學文於吳敏樹，卒年三十。②厄阿隔切（古）困也。③李觀字

元賓，貞元進士，授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有李元賓文編。李賀字長吉，憲宗時官協律郎，卒年二十

四，著有昌谷集。④淑浦湖南縣名，歲年未三十而卒，有綠綺軒文鈔。⑤今之湖南，湖北，春秋戰國

時屬楚國，故沿稱曰楚。⑥上元即今之江蘇江寧縣。梅伯言名曾亮，官至戶部郎中，著有柏枧山房

集。⑦夔許聘切（丁口）夔絕遠也。⑧飄音標（夕一幺）暴風也。⑨篠岑名兆熊，道光舉人。

⑩古律詩有古詩、律詩之別。

### 李公蓋詩序

往時臨湘①詩人李公蓋嘗訪余於郡城南呂仙亭下，②余他出，不相值，公

蓋和余壁間詩而去。後又嘗爲詩寄余，而余終不獲與公蓋面交。今其子道味持

詩刻授余，則公蓋下世且七年矣，悲夫！

始公蓋訪余之時，在道光<sup>①</sup>丁未，天下無事，而吾郡當山水雄闊處，時有二騷人<sup>②</sup>畸士<sup>③</sup>，自放於詩酒。公蓋以老諸生<sup>④</sup>就學政歲試<sup>⑤</sup>，雖甚不遇，猶意氣偉然，樂尋同志，而余寓居亭下，亦方與故人游吟遣適，蓋嘗有感舊之作，為公蓋所見和者。自後余遂外出，數年歸，而郡城兩遭盜陷，公蓋遽憂亂以病而沒。而余所寓居湖上道士之廬，今皆瓦礫荒萊，余亦不能復為游為詩，而且有感之不勝感者矣！

公蓋之詩，夷愉真率<sup>⑥</sup>，五言以古風<sup>⑦</sup>書本事<sup>⑧</sup>，尤落然<sup>⑨</sup>自見其為人。其家臨湘縣城，隔江為監利<sup>⑩</sup>之螺山，王子壽比部<sup>⑪</sup>之居在焉。子壽以詩擅海內，而早與公蓋游，盛稱譽其詩，即公蓋之詩可知矣。

①臨湘<sup>△△</sup>湖南縣名。

②呂仙亭<sup>△△</sup>在岳州城南，可參看新修呂仙亭記。

③道光<sup>△△</sup>清宣宗年號。

④

騷人<sup>△△</sup>詩人也，畸音<sup>△△</sup>羈（<sup>△</sup>）獨也。畸士<sup>△△</sup>謂與俗不偶之人也。

⑤諸生<sup>△△</sup>學官弟子也。

⑥清時<sup>△△</sup>各省學

政周歷各府州考試生員，而等第之，謂之歲試三年一次。④夷愉真率謂怡悅而不虛假也。⑤古體詩亦稱古風。⑥本事為傳記文之一體裁。⑦落然疎宕貌。⑧監利湖北縣名。⑨王子壽著有漆室吟。比部官名。

### 羅念生 ① 古文序

念生子之為古文，以典雅詳明為體，不為議論恢肆。②其辭因事而設，曲盡細微，如治絲經緯，及成錦綺爛然。③時或清省，端緒寥寥。④意理至周，情味逾遠。至於俚俗輕淺，及奇澀怪僻之言，終其篇卷未之有也。是可以謂古之文矣。

余曩至湘潭，獲與念生子交，知其為潭中老詩人，稍聞其稱禹貢⑤說文⑥之學，未之詳請也。頃在會城，⑦共事書局，兩人年皆幾六十，尤相親與。因各商平生所得，余乃知念生子以訓詁究經義，⑧實有出於我朝諸儒考證之外。⑨又益

健爲詩，每與人酬和，疊韻至數十不休，皆妥貼圓妙，出奇無窮。少年才人不逮也；至其爲古文，又如是。余以是服念生子。

夫文字者，篇章之始也。書契<sup>①</sup>作而有文，屬其文而爲辭，因以形狀萬物，紀天下之事，通生人之情，故文辭之道，雖至今可知也。苟明乎爲言之理，斟酌<sup>②</sup>本末，因質而敷<sup>③</sup>，繁簡廉肉<sup>④</sup>，惟所取之，歸於有章而已。安有乎秦漢唐宋之分哉？念生子學博而不雜，才多而不流，經義也，詩也，古文也，一也。

余嘗喜學爲文，而未能識字，思從念生子求其說；當其劇論時，輒從旁詰難牴牾<sup>⑤</sup>，用爲戲笑，而其實無以易之也。念生子之識字多矣，其爲文無戾<sup>⑥</sup>乎古之義，而甚易讀。其體則左氏、國語、漢書、韓柳氏<sup>⑦</sup>，皆近之，學者之所當師也。

①羅念生名汝懷，湖南湘潭人，道光拔貢，官龍山訓導，有綠漪草堂集。②恢肆宏闊而放縱也。

③爛然光彩照耀貌。④寥寥清楚貌。⑤禹貢夏書篇名，所載皆係九州之山川道里，及物產所

宜。⑥說文說文解字之簡稱，漢許慎撰，所以推究六書之義者。⑦會城省城也。指長沙。⑧訓詁

猶言注解也。經義經書之意義也。⑨考證抉摘疑義，徵引而證實之也。⑩書契最初之文字也。易經一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⑪掛取也，酌行也，含有酌量而裁斷之意。⑫敷陳設也。⑬廉肉薄厚也。⑭牴牾同抵忤，觸逆也。⑮辰音麗（分一）違背也。⑯左氏即左傳之通稱。與國語皆為周左邱明所撰書。漢書漢班固著，韓柳氏，唐韓愈字退之，柳宗元字子厚。

### 郭小雲詩序

筠仙中丞○亡其良子剛基，以書來告喪。且曰：『吾兒之為詩甚悲，吾悲之，願有文於子，以塞其悲也。初，剛基為詩以呈，吾見其語悲，戒勿為；自是竊為之，不令吾見也。而其友人亦謂之曰：『子家門方盛，年方少壯，何為如此？』答言：『每為詩不知悲之何自來也。』嗟乎！此所以悲吾兒也，豈其蚤死之效與？抑其不肯自懲創○如此，豈達於生死，近古之知命者與？』

敏樹竊惟古詩人之旨，多發於悲傷，蓋有悲而不害者矣；未有不悲而能爲詩者也。筠仙之戒其悲，與今之徒悲其死，胡爲哉？惟恨其悲之不盡，傳其悲於無窮，乃所以悲之耳。故序之如此。

○筠仙<sup>△</sup>郭嵩燾字，湖南湘陰人，官至兵部侍郎，著有養知書屋集。

○懲<sup>△</sup>創<sup>△</sup>寓懲戒於責罰之意。

### 九日鹿角<sup>○</sup>登高詩序

秋之氣清以肅，氛<sup>○</sup>霧收而天高，田禾畢登，<sup>○</sup>原野空曠；其季之月，<sup>○</sup>清霜始降，鴻雁南來，落葉辭樹，黃菊敷榮。<sup>○</sup>此遠懷高寄之士，所以必於其時升高騁望，以寫其憂；而騷人賦客，又或喜爲感時傷物之語，以益其悲，蓋皆有樂乎是時者也。予疑夫重九之日，<sup>○</sup>所以爲四時之節序者，由來殆不可曉；而古今人士多以其日爲登高之會，亦樂其時而已。



歲在甲辰九月，毛君西垣<sup>①</sup>館<sup>②</sup>於余家，謂余曰：「凡古人所以樂乎時者，吾等亦願之，非欲相倣效爲名，顧其中誠有不可已者。且吾觀唐以來詩人所爲賦重陽者，類皆違去鄉里，覩物思家之言；今吾與子幸適鄉居，又近側洞庭，<sup>③</sup>易爲勝游，其可無以爲哉？」余甚然其言。是時館中生徒皆往郡城應官試。西垣旣閒無事，而孫子由菴在鹿角，遂偕訪孫子，至於其館宿焉。

其次之日，爲重九，天晴雲開，風披樹有聲。因攜酒一壺，以登將臺之山，山臨湖上絕高，而頂平，古屯軍壕塹<sup>④</sup>存焉，志稱宋岳忠武<sup>⑤</sup>擒楊太<sup>⑥</sup>時所爲者。而湖水猶盛大，舟帆相上下，三人坐飲以觀望，如有所悵然以思者，旣久，各無言。余乃稱曰：「嗟夫！」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sup>⑦</sup>茲屈子之辭云也；何其狀物之無窮，而感人情之不可聊者歟？而晉衛玠<sup>⑧</sup>臨江歎曰：「對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sup>⑨</sup>斯言實傷於情，然不可謂無神致者。」二子曰：「然哉！然哉！」旣乃各以其意爲詩，而余敘其事如此。

孫子方罷鄉舉，以此故無悶然，益以見人之所以為樂者不虛也。

①鹿角為湖南洞庭湖畔地名。②氛音芬（ㄇㄨㄣˋ）氣也。③登禾熟而收也。④季末也。其季

之月指九月。⑤敷榮花開放也。⑥騁音逞（ㄔㄨㄥˋ）暢也。⑦重九之日九月九日也，亦稱重陽。

⑧毛西垣名文翰，湖南巴陵人，道光舉人。⑨凡文士以事食於人者，皆謂之館。⑩洞庭湖名，在湖

南境，長二百里，廣百里，春冬水淺，夏秋盛漲，一望瀰漫。⑪塹砌豔切（ㄨㄥˋ ㄓㄨㄢˋ）壕塹地之深陷空虛

處，所以聚兵而守者。⑫宋岳飛謚。⑬楊太洞庭湖賊名。⑭見九歌湘夫人，為戰國時屈原所作，

原楚人名平，仕楚為三閭大夫。⑮衛玠字叔寶，晉安邑人，官太子洗馬。⑯玠欲渡江，形神慘頓，語

左右云：「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見世說新語。

### 荷塘寺僧譜序

余家洞庭東岸，其南有枝湖二道，水漲時湖之入山間，漫村落而為浸者，各

十餘里，名曰：上下荷塘湖。而荷塘寺居下湖之北，在余家南僅五里許。

嘉慶○乙亥，余方十一歲，隨先兄石林先生○讀書寺中。寺有僧數十人，分爲八九家；余時雖幼，見僧中每自言房分親疏近遠者，怪問之，僧曰：『往時吾寺僧，非若今止一徒相傳接也，常有一師而兩徒者；故有房分，而亦自有衰旺續絕，與凡人家不異。』因爲余道其世次所以然者。而僧徒有常修者，本余族人，幼養於寺，時亦童子，年與余相若，余尤親而識之。

又僧於人家延請齋誦事，例有分主，謂之施主，而余族爲常修家所主。故余長大後，雖不常至寺中，而數數見常修如族中人也。常修之徒曰：果明，敏慧過於其師，余又喜之。

今年咸豐○辛酉，果明乃疏○其寺僧之世爲譜，而請序於余。於是去余之讀書寺中之時，四十七年矣，往時之僧數十人者，大都化去；○其幼者，至今僅存如常修者，蓋少矣！余不能以無感也！夫人家之爲譜，所以不忘其先祖，而親近其

宗族若佛之教，則舍棄其家，而以其法相授者為宗派。乃今之僧徒，又皆自幼乞養如人子孫，無問其法與否也。果明之譜，其猶親親之意與？

余嘗喜遊僧寺，往往遇古刹，而詢其所起，則其僧茫然失傳。

岳州城南有塔轟然，湖上之雲中者，唐時慈氏寺塔也。累甃實土為之，至今完固不壞，為郡城之傑觀。而荷塘開山，乃在唐高祖之年，自慈氏而分，果明之譜云然。然則，其為譜也固遠，而此寺更歷廢興凡幾矣！余之所慨於身世間四五十年者，直不足道也！

①嘉慶清仁宗年號。

②石林名友樹，附貢生。

③咸豐清文宗年號。

④疏整理也。

⑤人死

曰化。

⑥刹差瞎切（イ）六朝人謂塔曰刹，唐以後則通稱佛寺曰刹。

⑦蝨音觸（イ）蝨然高

起貌。

⑧佛以慈悲為主，故稱慈氏。

⑨開山佛家語，佛氏多擇名山拓立寺院，始創之意也。

⑩唐

高祖李淵也。即位於民國前一二九四年。

## 毛西垣①詩序

余既銘吾友毛西垣之墓，而言其爲詩之大概，蓋多得於行邁②羈旅，乖離  
③蕭索之時，其意氣感發，不可禁制，而有作者，故爲詩絕少而可傳；乃今編錄其  
詩，而亦不能無憾④其少也。余豈謂夫詩人之傳於世者，必多乎哉？顧如西垣之  
詩，其可喜而誦者如此，則憾其少也固宜。余又以知夫世之人必有喜誦西垣之  
詩，而憾其尙少如余者；則西垣之詩雖少，不旣傳矣乎？

嗟乎！余與西垣少時爲詩，亦聊以爲戲爾；已而進效於古人，而入之稍深，竊  
見西垣負綺豔雄宕，聰明妙解之才，出而視當世之人，罕能與儷⑤者。因相謂曰：  
『人生富貴貧賤不可必知。若盡子之才，專意作爲歌詩，令必有傳述於後；如古  
人雖已久死，其精神意氣，面目悲笑，吾與子猶若親見而熟識之者，豈非其文章

之功耶？西垣亦頗以余言爲然。

顧自其少時，常爲人課童子，營衣食；及遨遊四方，卒未嘗一歲或離乎是事者。其平生暇日，喜從人飲酒，歌呼謔浪，自恣而已。故偶有所作，稿成輒屏去，不復自省改，即又多亡失。其在黔中，<sup>①</sup>以酒過得奇疾，懵不能識字，後稍愈還家，一二年始略近筆墨；余與同游處，及同入郡，宿西樓，強之有作，尤不肯應，此余所以猶憾其少也。雖然，讀其詩真可見其爲人，西垣於是爲不亡矣！

①毛西垣見前九日鹿角登高詩序注。

②行邁行遠也。

③乖離分離也。

④憾含去聲，（尸

彡）不快也，恨也。

⑤儷音麗，（力一）並也，偶也。

⑥屏音丙，（夕一）屏去棄去也。

⑦黔中當指

貴州，可參看書毛西垣黔苗竹枝詞後注。

### 歸震川 文別鈔序

嗚呼！自四子書之文<sup>⊙</sup>興，而文章不及於古，豈人才固使然哉？天下能爲文章之士，必皆有聰明傑特非常之才；而是人者，自其少時，固已學爲四子書之文，而其爲文之道，亦誠有可以自盡其心，而有未易可窮之致。乃其心固猶不安於是，則又時時習爲傳記序論之作，以追逐唐宋之能者，而與之後先；雖足以名於一時，而其氣力亦衰減矣。此予所以錄震川歸氏之文，而爲之三嘆也！蓋明朝始以四子書之文取士，而其文莫盛焉；三百年間，傳者數十家，而震川歸氏爲之雄；而明之言古文者，亦未有如歸氏者也。

余觀歸氏之文，遠宗乎司馬<sup>⊙</sup>，近跡乎歐曾<sup>⊙</sup>；其爲學大精博，而其意見亦絕高。豈區區甘爲帖括<sup>⊙</sup>者，徒以老困場屋，而從遊請業之徒，舍是亦無問焉者；故出其餘而遂絕一代矣。至其古體之文，乃其所盡意以爲；然擬之古人，猶若不逮。

借使歸氏不生於明，而出於唐貞元、宋慶歷<sup>⊙</sup>之間，無分其力，而窮一生以

成其文，豈在李翱④曾鞏之後哉？抑以歸氏之不遇，老而一第，終沒於小官，當時大著作，皆莫出於其手，是又可傷也！

錄凡八十首，爲卷二。蓋皆余之所私喜者，而非以是爲去留也。

①歸震川名有光，字熙甫，明崑山人，官至南京太僕寺丞。其所爲文，卓然稱大家。有震川先生集。

②四子書之文，指科舉應試之文也。③司馬漢司馬遷也，字子長，撰史記。④歐會宋歐陽修，字

永叔。曾鞏字子固，皆爲古文大家。⑤帖括謂科舉應試文。⑥貞元唐德宗年號，慶歷宋仁宗年號。

⑦李翱字習之，唐隴西人，貞元進士官至節度使，有李文公集。本書有書李翱文後，可參看。

### 記鈔本震川文後

余既別鈔歸震川之文而序之，後三年甲辰，攜之京師，同年友武陵楊彝珍性農①從余借去。閱數日，瑞安項孝廉傅霖②來訪余，蓋從性農所見此書，袖以



來，而乞鈔其序目云；因爲余言：京師名能古文者，有江南梅郎中曾亮其人也。①  
又數日，余往答項君，而梅先生適來，因相見於其座，余自是始識梅先生。梅先生既見余此書，因以語朱御史琦，②邵舍人懿辰，③王戶部錫振，④皆京師治古文學者；諸君皆來識余，皆以此書故。

蓋觀古人之文章，而錄出其尤可喜者，時手而讀之，此學者恆事也。余之別鈔歸氏之文者，亦猶是；而京師之人，爭相傳語以爲奇異，何哉？豈不以舉子在京者，皆相高以場屋之文，而言古文者，固宜性情嗜好特殊，不肯以俗學自敝者與？而今世言古文，又皆相尙以歸氏，余特未之知也。

梅先生爲余言：『歸氏之學，自桐城方靈皋氏⑤後，姚姬傳氏⑥得之。』梅先生蓋親受學於姚氏，而其爲文之道，亦各異。又言：『王戶部自廣西來京師，過洞庭，坐船頭哦⑦所鈔歸氏書，失手落水中，嘗記憶其處而惜之。豈知夫洞庭之傍，固亦有私喜歸氏之文，別鈔爲書，如吾子其人者耶？』

嗟乎！歸氏之在當時，其輕重於世人，何如也？而至於今，其名既盛以尊，學者既皆知師仰其文矣；雖心非誠好者，猶陽事之。而有私喜其文，別鈔為書如余者；諸君子視之，若林鳥之鳴，而呼其類也。蓋世常習於已成，風趨於眾慕，而當其人之時，未有不忽且笑者也。余是以尤歎之。

①楊彝珍字湘涵，一字性農，湖南武陵人，道光進士，官兵部主事，有移芝室文集。②項傳霖字

几山，浙江瑞安人，道光舉人。③梅曾亮見前歐陽功甫遺集序注。④朱琦字伯韓，廣西桂林人，道

光進士，官編修，遷給事中，擢道員，有怡志堂文集。⑤邵懿辰字位西，浙江仁和人，道光舉人，官刑部

員外郎，有半巖廬遺集。⑥王拯原名錫振，字定甫，廣西馬平人，道光進士，官通政使，有龍壁山房文

集。⑦方靈皋名苞，安徽桐城人，清乾隆時，官禮部侍郎，有望溪文集。⑧姚姬傳名鼎，與方苞同邑

人，乾隆時，官刑部郎中，有惜抱軒集。⑨哦吟誦也。

## 書李翱○文後

李翱之文章甚高，其自許亦至。其所數自稱舉，若高愍女楊烈婦碑，寄弟正辭書之類，余取而再四讀之，信乎其辭之能也。翱他文莫不皆然。觀翱之所以爲文，與其所自力於道者，其於自處，不肯居韓子○下亦明矣。

余獨悲夫翱之道不用於時，其文顯於後世；雖顯矣，卒能熟而復之者，幾人哉？則翱之信於己，而必於人者，可謂艱且孤矣！然後世之人，苟能知翱文而好之者，其於文與道必深；非其深者，亦不足以知翱文而好之。翱之信於己，而必於人者，果不爲虛也哉？

○李翱見前歸震川文別鈔序注。

○韓子唐韓愈也。

羅念安①所藏周忠介②寒月篇便面③真蹟跋

余向得周忠介一帖④乃被逮⑤北行日，與文文肅⑥者帖云：「二鼓登舟，旌旗相望於道，周生此行，亦可謂不落莫⑦矣！朔日已渡江，回首闔關⑧不勝黯然！然日來得素患難學問，朝夕與虎狼⑨爲伍，亦覺無入不自得也。呵呵！」末款題湛持年丈，下書順昌頓首。帖用淡黃素紙，一小幅，高約六寸，闊四寸許。書雜行草，甚偉宕。後見他書集載名人尺牘者，此帖存焉；因疑後人或倣爲，未可定真蹟。然余故珍秘之，及賊火余廬，帖亦燼⑩。每追想，恨恨也！

念安此藏，則忠介爲詩，號寒月篇，書之摺葉⑪以壽⑫其縣令君，而令方擢臺官⑬以去者。念安從父⑭碧泉宮詹⑮得之京師，大興翁覃溪學士⑯爲題之。

忠介此書，楷法高妙，而詩詞尤清寒入骨；以壽人，蓋未嘗有若是者。可見忠

介爲人，胸中高潔，無纖毫塵累；而嚴凝寒厲之氣，與其時節氣候光景以俱出。夫其皎皎④汚朝，蒙患難而明不可息，猶可以物色想似之；而吳中有五人者，⑤起市井而烈天壤，皆舍其生命，以殉一清白之孤臣，亦若雪之於月，相助而爲光也。嗚呼！豈不異哉！今之有重於古人者，得其楮墨，⑥輒寶之；況其文詞，如見其人，與其事，若是寒月之詩乎？而余所得其患難中數行與人之牘，百世之下，誦其言，可以起頑懦也！

曩余在長沙，念窆見示墨蹟，茲摹刻以寄，敬記之；並記余舊藏者，將以附之不亡爾。

①羅念窆即羅念生，見前羅念生古文序注。窆爲叟之古文。

②周忠介名順昌，字景文，蘇州人，

明萬曆進士，歷官吏部員外郎，請告歸，時太監魏忠賢亂政，給事中嘉善魏大中忤忠賢，被逮過蘇；忠介與之飲酒三日，且以女許嫁其孫。忠賢聞之，怒甚，御史倪文煥承忠賢指，劾削忠介籍，復誣以他罪，遣官旗逮之。忽有五人仗義市井間，奮擊官旗，而忠介卒被逮，拷掠死獄中。五人亦見戮。③便面摺

疊扇也。④帖書牘也。⑤逮繫也。⑥文文肅名震孟，字文起，明崇禎時官大學士。⑦落莫猶言

寂寞也。⑧閶關指蘇州，城有閶門，故云。⑨虎狼謂凶暴之役卒也。⑩燼習印切（卅一七）經火

成灰也。⑪摺葉謂摺扇也。⑫以物贈人曰壽。⑬臺官謂御史也。⑭從父伯父叔父之通稱。

⑮宮詹官名，宮中詹事也。⑯翁覃溪名方綱，河北大興人，清乾隆進士，官至內閣學士，書法冠絕一

時。⑰皎皎光明貌。⑱卽仗義而死之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五人也。⑲楮音褚，（

×）楮墨紙墨也。

### 書毛西垣①黔苗②竹枝詞後

故友毛西垣孝廉，客游貴陽③時，取黔中苗俗事，以其族類舉之，各爲詠歌，成竹枝百首；多言男女配合可嗤笑事，而其他風習皆具焉。竹枝體本出俚謠，善道男女風土，亦其聲調宛轉所從生也。

觀是詞者，當以謂西垣才思豔逸，雖苗俗荒惡，而稱之柔冶快愉；其詞樸秀若天成，得古歌謠之意。又以謂荒裔④生野，睢盱⑤怪奇，可喜愕之態，人所希聞見；今皆若見其人跳舞叫嘯於前，是方志⑥所不能詳，繪畫者所不及。而觀其深者，則以歎夫詞人才士，窮老孤羈，無聊遣寄之所作；若將以爲樂，而益知其悲也。而余竊思古風詩之篇，④大半閭巷婦女謳歌，因譜以爲樂。至於桑中之期，④城隅之俟；④宛邱婆娑之舞，④溱洧芍藥之贈，④可謂淫戲甚矣。而聖人存之於經，何哉？蓋觀其俗而知其所以治之者，誦詩聞政之道也。

苗之爲俗，亦各有夫婦配偶，非直禽獸然者；獨其始合，恣使自擇，而不知其所可恥。人之情欲，莫甚於男女，放而習焉，固宜其狂樂益甚，無足怪者。至於親死而哀，苟人也，必有是心者；其不哭泣，而反歌舞樂尸，蓋鬼道之蔽，非人情也。

南方蠻夷之土，自漢後至今，盡以開闢，而其人雜居郡城之間，顧其習猶仍不變，豈非治之者無其人與？此詞中楊保苗，爲播酋④，楊應龍之後，婚喪輒如禮，

不與他苗同；而他苗亦竟有禮節，與漢人同者。豈非漸染變化之效與？槃瓠妻帝子之事，<sup>⑤</sup>范史<sup>⑥</sup>南蠻傳稱之，實荒唐之傳，非人理所宜有。彼皆人耳，卽一以人之道治之；撫荒絕亂，孰先於此？漢光武<sup>⑦</sup>時，任延、錫光爲交阯、九真郡守，<sup>⑧</sup>初設媒聘，始知婚娶，卽其事也。

唐劉禹錫<sup>⑨</sup>竹枝詞，鼎澧<sup>⑩</sup>間人久傳歌之。使西垣此詞流播黔中，官吏有心者聞之，思其俗，當有以變；而苗民通漢語，稍知文字者，將引以爲戚。<sup>⑪</sup>則此詞其猶古人風刺<sup>⑫</sup>之用乎？奚獨與唐後詩家竹枝較短長工拙而已！

詞舊有片刻，<sup>⑬</sup>並自注語甚詳，今鈔附集末。

①毛西垣見前九日鹿角登高詩序注。

②黔奇炎切，(く一弓)貴州省亦稱黔，苗種族名，多未

開化者，湖南廣西雲南四川亦有之。

③貴陽貴州省治。

④荒裔邊遠之夷狄也。

⑤唯呼規切，

(尸×)肝旭紆切，(丁口)唯肝質朴未雕貌。

⑥方志記載地方疆域沿革物產風俗等之書也。如

縣志之類。

⑦風詩之篇謂詩經所載國風也。

⑧桑中之期詩經鄘風有桑中三章，謂男女相悅而



約會於桑中也。①城隅之俟，搦風靜女首章云：「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

②宛邱婆婆之舞，陳風宛邱章有「宛邱之栩……婆婆其下」句，謂男女聚會歌舞也。③溱洧芍

藥之贈，鄭俗三月上巳之辰，男女採蘭溱水洧水之上，以祓除不祥，於是互相戲謔，且贈芍藥以厚其

情。詩經鄭風有溱洧章，所以歌其事也。④播會，貴州省有播州，會魁帥也。⑤槃瓠，為高辛氏帝嚳

所畜狗名，以功配帝女，負入南山，生育男女，其後世即為南蠻夷，見後漢書南蠻傳。⑥後漢書為南

北朝宋人范曄所撰，故稱范史。⑦漢光武即劉秀，東漢中興之主也。⑧錫光，守交阯，任延守九真，

導蠻夷於禮義，見南蠻傳。⑨劉禹錫，字夢得，唐中山人，累官至集賢殿學士，曾貶播州，竹枝詞自禹

錫為之，更盛行焉。所著曰劉賓客集。⑩鼎澧，皆湖南縣名。⑪戚憂也，惱也。⑫風刺，猶譏刺也。

⑬片刻，謂木刻也。

# 劉霞仙中丞游君山詩跋

今年夏初，劉郭<sup>③</sup>兩中丞來遊君山，假僕爲山中主人，念生羅叟亦至，可云盛集；而遊事似未極暢而去。蓋兩公皆抱偉才，分處秦粵<sup>④</sup>方面，<sup>⑤</sup>匡濟時艱，爲海內所瞻恃；而皆因同事雅故之人，意見不合，爲所排抑而去。兩公始相晤於此，曉夕之談，不能無喟然<sup>⑥</sup>人事，而恣情山水也。然僕從旁觀，似筠公微多憤嫉，霞公特夷然<sup>⑦</sup>。

既別數月，霞公信至，見示遊記文及詩，讀之，益信其中之果有以異者。記言：昔遊洞庭，見君山遙轟湖心，如巨人身沒洪濤，而聳其髻，其不至汨<sup>⑧</sup>以沉，特幸焉耳。其後數數過此，則君山屹<sup>⑨</sup>立如故。又言：山之邱壑阻深，回環掩蔽，奄有重湖<sup>⑩</sup>之勝；若巨賈富蓄萬有，入其室則虛然者。夫若是言也，霞公故有山於其心，而又以其有之乎心者，有之乎山也。而其爲此詩，尤奇。睥睨<sup>⑪</sup>宇宙，橫洞古今；有蓋世之氣，獨立萬物之表，而惟其不憂不懼之天<sup>⑫</sup>。云將以廣筠公之意，而實以自寫其衷也。

昔昌黎韓子<sup>①</sup>創爲物不平則鳴之說<sup>②</sup>，以概古今之文章；而語道之士，類言平心，其義相背。吾觀於物，其平者蓋非其盛者也。莫平於水，水之盛至於洞庭，有風動之，則大波軒<sup>③</sup>天，觀者駭焉；莫不平於山，而君山突起於瀾漫浩衍<sup>④</sup>之中，又不平之盛者；故雖非甚高極大，而人尤以爲奇，必卽而遊焉。以是知人之心，故不能平，而喜與不平者遇，而一發之。及夫風止浪息，大鏡圓澄，舟於其中者，始樂乎其遊；而登於茲山，入其中阿<sup>⑤</sup>，則喜其幽深，荒寂絕人宇，而一無所動作於其間。又豈果以其不平爲善者哉？然則，惟不平而平者，乃可以爲平；而不平之盛者，其平亦盛。故論文與語道，非二事也。霞公之遊記與詩，吾皆以是觀之。

○劉霞仙名蓉，字孟容，湖南湘鄉人，官至陝西巡撫，有養晦堂集。

○君山亦曰洞庭山，在湖南

洞庭湖中，水經注「是山湘君之所游處，故曰君山」，湘君，舜二妃也。

○郭嵩燾也。見前郭小雲

詩序注。④陝西曰秦，廣東廣西曰粵，亦專稱廣東。⑤方面謂獨當一面也。因稱封疆大吏曰方面。

⑥喟苦位切，(ㄎㄨˋ)喟然歎聲也。⑦夷然怡悅貌。⑧汨音骨，(ㄍㄨˋ)滅也。⑨屹義乞切，

(く) 高聳也。①重除容切。(イ×△) 重湖猶言全湖也。②睥匹計切。(女一) 睥擬麗切。(フ一) 睥睨斜視貌。③天謂天性也。④唐韓愈，昌黎人。⑤見韓愈送孟東野序。⑥軒高也。⑦瀾漫  
 浩衍形容水之平滿廣大也。⑧阿厄歌切。(亡) 大陵曰阿。

### 與梅伯言先生書

在都於項君儿山所得見先生。既乃因緣進謁，遂蒙賜示大著文集，伏而讀之，皆若古人之作，非今世之所有者；於是乃知天下之文章，固在於先生。隨又得接待一二次，備聞指論；覽及鄙作，亦荷許與之言。時方落第春官，意思乃復軒起，將歸而求之古人，究竟其平生所欲為者，未敢自悲其不遇也。

因竊念前此嘗兩至都下，身名孤寂，不獲一覩海內大君子而奉教焉；今乃得見先生，誠平生萬幸。而又自計南歸之日，將長侍老母，無宜復偕上計，以數

望左右之清光；故遂不自忖度，<sup>④</sup>冒以先人墓表爲請，而先生則已幸而許之矣；敢具述事行如狀，伏惟矜憐而終惠賜之；其爲感戴，豈可涯量！

嘗試觀古今文章敘述之家，所傳之人，大抵歷官治行，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銘志之作，與史相參，不可以或遺也。至於窮賤幽隱之士，而有聞於世者，必談道著書，其人爲學者所師；否則多奇怪可喜之行，及他技能殊特，而人樂稱道之耳。

然近世人尤務名，雖鄉里鄙夫，苟其錢財足用，而子孫能自達於搢紳<sup>⑤</sup>者，往往附飾虛美，假寵於當世鉅人之文章；而有識者觀之，誠無以爲也。夫旣爲鄉里之恆人矣，其平生行事，不足爲鄉之子弟所仰法，徒以氣力雄長閭伍之間耳。則及其死也，固無流風餘思之存焉，而何銘志之爲？雖或有人焉，善爲之文辭，其鄰之廁賤，猶將笑之；况欲僥倖於無窮者耶？且夫文章之果有重於世者，何以哉？豈不以其中之存者，其至誠之積也。而求者掩飾以售欺，應者牽率以塞諾，何誠

之與有則其於文也，抑豈能以至於工耶！

抑今世之有述者，其所爲善，亦多有出於其鄉人之所推舉，其善或有迹，而非出於欺者之爲；然孔子惡鄉原<sup>㊟</sup>者，豈非不取其善也哉？今之世有能竊鄉原之似，必獲一鄉之譽，而君子宜慎取焉。若夫誠有善者，斯不然矣；其有善如無善，雖知其善，不易知其所由善。乃其鄉之賢也，則知之矣；其家人子孫觀於庭戶之間，則得之矣；得而述之，不誇張，不驚詭<sup>㊟</sup>，必有合於性情之所以然，而深明文理者，因而著之，發揮幽潛，震動耳目，世皆服其爲言，人莫不以興感。夫是故其文可傳，而其事足貴也。

今若敏樹不肖無狀，誠不足以知其先人。然先人之沒，逮今二十年，而敏樹當時年已二十有一矣；懷棄養之痛，追維行實<sup>㊟</sup>，以謂必得當世大賢爲之紀錄，乃無憾耳。抱闕至今，未敢妄求於人。今幸獲請於先生，凡所爲狀，固未敢有一言之欺，以辱高文，而滋罪謗，先生其亦多諒之也。昔歐陽文忠表應山連處士之墓，

④處士誠賢人，而聲光至今者，以文之爲也。先人行義，差不愧處士；先生表而章之，比於處士之遇歐，固相似也。

里人毛西垣孝廉入都，謹附書狀，屬令面呈。毛君下邑之俊才，爲詩甚有古風。先生宏獎士類，並敢以聞。臨書無任懇切遙仰之至！

○梅伯言見前歐陽功甫遺集序注。○科舉時應試不中曰落第，春官謂禮部也。○舉人赴

會試曰借上計，謂借郡國上計者，俱至京師也。語本漢書。④付粗穩切，(ㄉㄨㄣˇ)度讀入聲，(ㄉㄨˋ)

⑤古之仕者，垂紳搢笏，故稱官族曰搢紳。⑥鄉原原與愿通，謂鄉人之同流合

污，以博謹愿之稱者。論語「鄉原德之賊也。」⑦詭音癸，(ㄍㄨㄟˋ)異也。⑧行實行事之實也。

⑨宋歐陽修撰連處士墓表見歐陽文忠公集。

### 與朱伯韓書

在都日，忽蒙高駕過問，一來不值，隨又再至。私心驚怪，以謂敏樹一都下寥落，無聞譽之舉子耳。閣下信一二謬妄稱舉之言，何以不加考察，誤有此來。然非閣下樂善之誠，至有萬於尋常者，亦何以及於此哉！

敏樹庸劣，誠無所能，不當厚自欺飾，以辱大君子特達之知。然竊以爲當途之人，但得數公如閣下者，則可爲天下之士慶幸於此時也。閣下今方執法，行當柄用，任國家莫大無窮之事；以如是好善之心，終持之而不改，天下之士，孰不願有效於閣下？孟子所謂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者，庶幾見之。其爲利益，豈獨在一世孤寒之士哉！

夫士窮居而寂處，讀古人之書，忽若有得於其心，雖不得遭遇於時，亦願觀覽海內，交其一二賢豪，相講論以其業；而今之世非工奔走，善交結者，無以爲也。敏樹嘗數至京師矣，既齟齬有司，不得一當；欲勉持一刺，干謁當時聲譽之人，則愁沮萬狀，甘自晦匿而已。閣下乃見收采，而先禮之；是以區區思自振勵，



將盡披其愚陋，而求簡擇焉。會閣下以監試事去，而敏樹迫欲出都，不能以待；則惘惘②而歸，歸而如有恨，不能忘也。

夫閣下所欲以其道倡於一世者，古之文也。然古之文者，豈爲其言語殊異，特高於衆人之爲者哉？自唐韓子文章復古③，始號稱古文，至宋歐陽氏復修其業④，言古文者必以韓歐陽爲歸。然二公者，其持身立朝，行義風節，何如哉？豈嘗有分毫畏避流俗，不以古人自處者哉？故得罪貶斥而不悔，叢謗集讒而不懼；而文章之道，故有浩然盛大者焉。今閣下方爲言官⑤，而能不餒⑥乎其氣，益養而充之；是閣下處韓歐之地，用韓歐之道也；而好爲韓歐之古文，其究至於韓歐也，豈遠哉？夫文章之道，主乎其氣。氣竭矣，雖欲強而張之，不可得也。氣誠不餒而盛矣，雖欲強而抑之，亦不可得也；氣盛而用之，其學與其才，故其文莫高焉。閣下以才學名天下，又將以氣特聞如是，而加之以好善，則其爲道，將不止於古文。而敏樹有云者，以閣下之以文與之也，而云爾。

抑猶有自許者焉；始敏樹年二十時，卽有志於古文，雜以他學，用意不專；十餘年來，重以艱阻，一兄一弟，俱已亡逝，獨侍老母，身任俯仰之計；鄉居地且僻陋，人文殆絕，每有撰作，讀者莫知其意，况能相與勸勵，期至於古人乎？今年已四十，獲落<sup>⑤</sup>無成；大者不望見用於時，猶願發揮文字，有傳於後。何則？其才之與學，雖已薄陋，而其矯厲自直之氣，差欲不後於古人，養而充之，當有所至。此其所以終報閣下者也。

前臨發間，曾作五言<sup>⑥</sup>一章，未獲面呈。歸途次新鄭，<sup>⑦</sup>訪歐陽之墓，亦賦長句。今並錄紙，希賜觀覽。

同里毛西垣孝廉，瀟雅之士，爲詩流麗奇宕，乃非時輩所及；閣下愛樂人善，敢以奉聞。王少鶴邵位西<sup>⑧</sup>二君，希並致聲。臨紙不宣。<sup>⑨</sup>

①朱伯韓見前記鈔本震川文後朱琦注。

②寥落獨行無偶也。

③舉子舉人也。

④見孟子

梁惠王章。

⑤齟捉楚切，(ㄇ×)齟音吾，(ㄇ)齟齬意見不相合也。

⑥刺名片之類也。

⑦沮絕語

切，(4口)頽喪也。⑧惘惘音網，(×九)中心如有所失也。⑨唐韓愈廢駢儷之體，而專爲散文，號稱復古。⑩歐陽氏歐陽修也。修得愈文稿，苦心探索，而其文大成。⑪言官主諫議之官也。⑫餒弩磊切，(3)中不足曰餒。⑬瀟胡郭切，(尸×正)瀟落謂廓落也，莊子逍遙游有「瓠落無所容」句，瀟落猶瓠落也。⑭五言五言詩也。⑮次止宿也，新鄭河南縣名。⑯王少鶴郡位西見前記鈔本震川文後王拯邵懿辰注。⑰不宣不盡也，牘尾多用之。

## 與篠岑○ 論文派書

承復寄示才郎功甫○遺稿，令更審存，老弟前年所圈別處，今覆之，誠未免過隘。①蓋使功甫而在，弟以是繩之，②以持文章家論，猶可也；今遺稿無幾，而多沒之，則使人不盡見其所用心，宜兄之有闕然③也。研生④老兄所點存，實皆足以問之當世，就以此本付刊，良可。

至卷首曾侍郎⑤一序，其文甚奇，縱有偉觀，而敘述源流，皆以發功甫平生之志意。然弟於桐城宗派之論，則正往時所欲與功甫極辨而不果者，今安得不爲我兄道之。文章藝術之有流派，此風氣大略之云爾，其間實不必皆相師效，或甚有不同，而往往自無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門戶，震動流俗，反爲世所詬厲，④而以病其所宗主之人。如江西詩派始稱山谷④，后山④而爲之圖列，號傳嗣者，則呂居仁④，居仁非山谷后山之流也。今之所稱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間姚耶中姬傳④，稱私淑④於其鄉先輩望溪方先生④之門人劉海峯④，又以望溪接續明人歸震川④而爲古文辭類纂④一書，直以歸方續八家④，劉氏嗣之，其意蓋以古今文章之傳，繫之已也。如老弟所見，乃大不然。姚氏特呂居仁之比爾，劉氏更無所置之，其文之深淺美惡，人自知之，不可以口舌爭也。

自來古文之家，必皆得力於古書。蓋文體壞，而後古文興；唐之韓柳④承八代④之衰，而挽之於古，始有此名。柳不師韓，而與之並起；宋以後則皆以韓爲大

宗，而其爲文，所以自成就者，亦非直取之韓也。韓尙不可爲派，況後人乎？烏有建一先生之言，以爲門戶塗轍，而可自達於古人者哉！

弟生居窮鄉，少師友見聞之益，亦幸不遭聲習濡染之害。自年二十時，輒喜學爲古文，經子史漢外，惟見有八家之書，以爲文章盡於此爾。八股文獨高歸氏，已乃於邨塾古文選本中，見歸氏一二作，心獨異之；求訪其集於長沙書肆中，則無有，因託書賈購之吳中，既得其書，別鈔兩卷。甲辰入都，攜之行篋；不意都中稱文者，方相與尊尙歸文，以此弟亦妄有名字，與在時流之末，此兄之所宿知也。又見望溪文集亦欲鈔之，而竟未暇。蓋歸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虛，聲幾欲下。望溪之文，厚於理，深於法，而或未工於言。然此二家者，皆斷然爲一代之文，而莫能尙焉者也。其所以能爾者，皆自其心得之於古，可以發人，而非發於人者。

往時見功甫喜尋時人之論，稱劉姚之學，以爲習於名，而未稽其實，私欲

進之。其於論詩述梅伯言⑤之說云：『當自荆公⑥入，』尤為害道。此等言議，殆皆得之陳廣專⑦，廣專才雖高，不能為文士，而論說多未當於人心。

今侍郎序文，不過借時俗流派之語，牽涉多人，以自騁其筆墨。所稱諸人學文本末，皆大略不謬；獨弟素非喜姚氏者，未敢冒稱。而果以姚氏為宗，桐城為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然弟豈區區以侍郎之言為枉，而急自明哉！惜乎！不及與功甫究論之爾。

①②篠岑功甫並見前歐陽功甫遺集序注。③隘倚賣切（牙）狹也。④繩糾正也。⑤闕然

不滿也。⑥研生即羅念生，見前羅念生古文序注。⑦曾侍郎即曾國藩也，詳後上曾侍郎書注。⑧

詬厲猶詬病也。⑨山谷宋黃庭堅號，字魯直，江西修水人，為詩稱大家，有山谷內外集。⑩后山宋

陳師道也，字無己，江蘇銅山人，論詩推服山谷，而自成一家，有后山集。⑪呂居仁宋呂本中也，為詩

學山谷，作江西詩派圖，謂陳師道潘大臨以下二十五人，其源皆出於山谷也。⑫姚姬傳見前記鈔

本震川文後注。⑬私淑謂不及受業，而宗仰之也。⑭方望溪即方苞，見前記鈔本震川文後注。

①劉海峯名大槐，字耕南，清安徽桐城人，官教諭，有海峯文集。②歸震川見前歸震川文別鈔序注。

③姚鼐以古今文章分十三類，而編纂之，成古文辭類纂七十五卷。④八家謂唐韓愈、柳宗元、宋

歐陽修、蘇洵、軾、轍、曾鞏、王安石也。⑤韓柳即韓愈、柳宗元。⑥八代謂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也。

⑦經子史漢謂六經、諸子、史記、漢書也。⑧八股文明時士子應試經義之文也，其文以反、正、虛、實、淺、

深、扇、扇、立、格。⑨吳中即江蘇吳縣。⑩宿知猶言素知也。⑪稽究也。⑫梅伯言見前歐陽功甫

遺集序注。⑬荆公宋王安石也。⑭陳廣專名溥，江西黎川人。

### 上曾侍郎書

甲寅三月，敝郡湖上，倉卒分張，恨事不可復思；當時敏樹逃死，急走入山，深箐叢薄中，日躑躅，咄咄；忽探頭見人，而湘潭之捷，有見告者，此天之終授先生以事也。

其秋，先生驅賊①，敵郡遂復武漢②，軍勢甚盛，大功垂就，而潯城③少北，梗塞至今，聞諸道路，先生之忠勇悲憤，幾不顧一世壓覆之憂矣。伏維兵事反覆多端，國之無人民之無恃，非先生孰匡④此大難者？

竊以從來盜賊之禍，皆有非常飢饉⑤爲之驅合，天之所助，非人與謀。而數年以來，賊雖未除，而風雨時調，年穀乃更豐賤，民之樂禍者，有悔於其心，而脅從⑥者，多自出其從義之鄉，爭願奮於行間，見死而不畏沮，此豈非天之所爲耶？然則，雖軍餉絀⑦竭，萬計艱難，而時之必平，賊之必滅，其可知也。

先生道義文章，高絕今世；而前日立朝之風，天下人所仰望而欣喜者，固足以樹立於千秋矣！又遂驅氛⑧掃逆，赫然⑨成此中興之功，釋甲解鞍⑩還歸廟堂，究時俗之患源，振海內之昏敵，其爲鴻名巨烈⑪，豈三代下人，常常覩見者哉！

敏樹材薄質衰，不敢圖附青雲⑫，猶冀以寬閒無虞之日月，盡意文字間，紀述歌謠，稍盡見聞悲喜之實。蓋時之方昌，雖一二小儒文墨之氣，必不汙雜淫厲，



④而益有振興隆上之風，漢唐中興之時是也。願以此自效，且以仰慰於先生。先生軍書之暇，亦希有以教之。

- ①會侍郎會國藩也，字滌生，湖南湘鄉人，清道光進士，累官禮部侍郎，以母喪歸，會洪楊事起，在籍督辦團練，收復東南，爲同治中興功臣第一，卒諡文正，著有求闕齋文集。②倉卒分張謂急遽亂離也。③箐千羊切，(ㄎ一ㄥ)竹之細者也。薄草叢生也。深箐叢薄謂竹林叢草間也。④躑音擲，(ㄓ)躑柱欲切，(ㄓ×)躑躅行不進也。⑤咄咄都忽切，(ㄉ×ㄉ)嗟歎聲。⑥捷戰勝也。⑦賊指洪楊之軍也。⑧武漢湖北之武昌漢口也。⑨潯城江西九江也。⑩匡救也。⑪穀不熟爲飢，蔬不熟爲饑，饑忌印切，(ㄐ一ㄣ)⑫脅希揖切，(ㄒ一ㄞ)以威力迫人相從曰脅從。⑬緇竹聿切，(ㄒ×)不足也。⑭氛音芬，(ㄈ一)凶氣也。⑮赫然盛美貌。⑯甲戰衣也，鞍音安，(ㄛ)置馬背上所以坐人者。⑰鴻名巨烈猶言大名盛業也。⑱青雲有德而負盛名者之喻，語出史記伯夷列傳。⑲淫厲邪僻也。

### 與熊秋佩書

數歲，屬閣下家居，相去非絕遠，而寇盜橫作，音書不交，時從他人問訊，大略栖皇○危苦，所遇正同，相爲悲憤。而近聞閣下已起官京師，意氣故尙壯耶？企望遷起，以拯時艱，爲幸如何！

癸丑之冬，閣下偕王雲湖來弔西原○之喪，枉道○過宿，時雖經賊之後，而敝廬尙未燬○也。呼鐙○命酒，相與悲語世事，慨西原之已死不作；○雲湖故雄爽，脫冠髮盡白，氣鬱勃○猶不肯少衰；而今寇難日深，弟也脫走，僅存雲湖，又以病死矣！悲夫！此目前事，思之已如隔世，況十年以前，海宇清平，友朋歡聚之日乎！

雲湖之子，弟女之所許壻也；年已十五歲，勉強可令讀書。問其家計，並無田產，僅店屋數間，皆被賊破壞，不易收拾。

西垣家幸未大改。正月中曾過問一宿，愴然賦短詩曰：『一世遂爲別，百年長獨嗟！亂離兒女在，今夜宿君家。』此辭非爲我兄誦之，莫能同此痛慨也！

茲聞邑人待詔①孫君入京，因雲湖家附械②，並拙詩長句奉屬。晤面何期？千萬惟珍重，不宣。

- ① 栖皇急迫貌。
- ② 西原卽毛西垣。
- ③ 枉道曲就也。
- ④ 燬音毀，(ㄈㄨㄣˋ) 焚燒也。
- ⑤ 鐙與燈通。
- ⑥ 不作不起也。
- ⑦ 鬱勃盛貌。
- ⑧ 待詔官名，翰林院待詔也。
- ⑨ 械音械，(ㄏㄟˋ) 信也。

### 序意贈西垣①

鄉之人日接於余前者，皆非余之人也；而人亦皆不喜就余，以余非其人也。余之人者西垣是也；西垣亦獨喜就余，則余亦西垣之人也。其不然哉！其不然哉！前年西垣歸自京師，館於余從弟②伯喬之家，違余居僅數十丈許，朝夕往

來，相樂也。今春余往京師，還以夏六月，西垣復樂甚；而道余去後所以思余者，忽欲有所言，仰天而望之，無可告語者；足將舉無所如，①往輒廢然止。甚哉！西垣之思余也。往年西垣在京師蓋久矣，余思之亦如此，西垣豈知之乎？今余益家居不出，而西垣明春又當入都，別余以去；余之思，又將甚也。然余今茲自京師往還，所遇知識，及從來故人，與居雖相得，無若西垣者。西垣爲人樂易，②善交過於余；然得如余者，豈多乎？其亦不能無思也。

嗟夫！余與西垣之年，今茲各四十，古所稱強而仕者，③謂其所問學，既自有成就矣；當及其未衰，有效於吾君，有勞於斯人，未可苟以便其身而已也。今余既當侍養老親，又自料才力不能爲用於世，其身之不可復進，而遂止焉。西垣其勉之哉！若僅以其私謀也，則洞庭之濱，吾與子儕而漁之，亦樂矣。

①西垣毛西垣也，見前九日鹿角登高詩序注。

②從弟同祖弟也。

③如往也。

④易音異，

⑤樂易和悅也。

⑥禮記「四十曰強而仕」

## 送孫侍讀還朝序

翰林侍讀孫君芝房○既假歸四年，連喪其兩弟，職方○君，與孝廉○君。丁巳四月，起治裝，奉太夫人將還朝。湘人士於君之行也，疑之曰：「孫君前有不快於其官而歸，將以奉母著書；今連喪兩弟，而又扶母攜家，以就官京師，何爲乎？其有悔於其初乎？息之久而復於動者乎？」

有解之者曰：「孫君前有不快於其官而歸，將以奉母著書，是其所欲也；今連喪兩弟，而又扶母攜家，以就官京師，豈其所欲哉？是乃欲舍其貴官，而爲野人不得者。與之疏者，烏能知之。」雖君之自稱於人也，亦如解者之云。

余謂其實故不然。不觀君之所著書乎？其自朝廷之上，天下之故，古今利害之變，當世之所尤急，莫不詳考而深計之；期以救世之窮，而定其亂，灼如也。火方

發，隄方決，水火大至，呼號而救者，聲千萬相亂；有人焉，逡巡<sup>⑤</sup>而避之，相羊<sup>⑥</sup>而四顧，徐而思其止塞之方，則既得之矣；其有不走相告語者乎？君之行，其爲是也哉！其爲是也哉！

○孫芝房名鼎臣，字子餘，湖南善化人，清道光翰林院侍讀，有蒼葭文集。

○職方官名，主四方

之事者。

○孝廉舉人也。

④治裝整理行裝也。

⑤逡趨均切，(く口く)逡巡行不進也。

⑥相羊

猶徘徊也。

述別贈趙惠甫<sup>①</sup> 黎菴齋<sup>②</sup> 吳摯甫<sup>③</sup>

老而別者多傷，蓋惟齊年齒，道舊故者爲然；然亦鄙俗人之情態爾。彼於死生之故，未能自遣於其懷，故於別人有怒然<sup>④</sup>以悲者，而於人固無所繫乎其念也。

吾則不然；凡吾平生所往來於心者之人，吾亦不知其何以然，而時時念至之，如吾親屬之生而與我連者，雖其人已死，而吾存，未嘗不追念之也。此古之所謂友者非耶？顧平時書問常疏，雖念之，亦不亟圖相面，面時亦不能以此情相告也。

吾今年已六十有四，所心知人，存者僅矣！來江南既見相國曾公，<sup>⑤</sup>今且別去；曾公之處吾以友也，吾不敢自外於公，蓋逮今二十餘年矣，兵事間未得相從，其心常常私念公也。而吾處公之府中，有年甚少於我，而樂與之友者，得三君焉。曰：陽湖趙惠甫、遵義黎純齋、桐城吳擊甫，其人也。惠甫前識之，今茲乃益深；純齋親我意似過重之，擊甫不必我親，顧不以老人貌我。三君之才各異矣，其志意與問學，則皆有以信乎我也。

今吾歸，將不復見三君；卽死，亦何所爲悲？幸不卽死，自在巴陵洞庭間，爲無事老人，而時登君山<sup>⑥</sup>之頂，見江湖東流，未嘗不以想望三君矣！於是書以諭<sup>⑦</sup>

之，為述別。

①趙惠甫名烈文，江蘇陽湖人，有天放樓集。

②黎蕤齋名庶昌，貴州遵義人，有拙尊園叢稿。

③吳摯甫名汝綸，安徽桐城人，清同治舉人，光緒時充京師大學堂總教習，有摯甫文集。

④怒音溺，

(3) 怒然憂思貌。

⑤曾公會國藩也。

⑥君山見前劉霞仙中丞游君山詩跋注。

⑦諗音審，

(尸) 念也，告也。

### 屠禹甸夫妻八十壽序

巴陵洞庭，天下壯區也；而吳中太湖之山，亦名洞庭。古志稱巴陵地道，謂君山有穴潛通吳之包山者，其語荒渺，蓋難知也。

余家巴陵濱湖之鄉，人工作布，而以布賈者，多吳之洞庭人。家自先大父時，頗以居布致生息，故多與吳客熟識。而鹿角市臨湖有屋一區，賃而賈者，為



吳洞庭人屠氏，屠氏業此，蓋數世矣；近乃輟不自賈，而更助他人。余自幼少時，見與余家往還者，屠翁禹甸，此數十年，翁歸老其鄉，其子介錫猶在鹿角。今歲辛丑之春，來請曰：吾父母年皆八十，念家貧無能廣賓客，稱觴<sup>⑤</sup>爲壽；乞吾子一言，將持以歸，爲老人光榮。

余以屠子之言，人子之至情也。然以余之鄙薄，名不出州里，其言奚足重？而吳又士大夫文章之林藪<sup>④</sup>也。顧以數世交游，即不敢辭；而翁之行事，余又無以悉之。憶自少時見翁爲人恂恂<sup>⑥</sup>長者，行步從容<sup>⑦</sup>，不類賈肆人舉止；遇人無少長，莫不敬禮，言惟恐傷之，其若是，固宜壽。

余又見洞庭人之賈吾鄉者，其生平夫妻別離之日至久也；然老則歸休，猶不忘其本；而其人久慣吾鄉，或歸而數數仍出。今翁自歸吳後，卽不更來，與其配氏偕老於家；又健甚，俱享高年，其可嘉也已。

吾聞洞庭之山，爲峯七十有二，登而瞰<sup>⑧</sup>太湖三萬六千頃，其光景氣象，視

吾岳陽之邱，宜有勝焉者。山中多奇花異果，供采擷。④四時而有也；晴和佳日，翁與媪扶杖偕行，鄉之父老兒童，相迎問，語笑山水間，亦可以樂而彌。⑤永其年矣！

①洞庭見前九日鹿角登高詩序注。

②太湖跨江蘇、浙江二省，湖中小山甚多，東西二洞庭最

著。③君山見前劉霞仙中丞游君山詩跋注。④包山即太湖中洞庭西山。⑤大父祖父也。⑥

賃音任（口ㄣ）租也。⑦稱觴設宴舉酒也。⑧藪音叟（ㄨㄨ）林藪言會聚之處也。⑨恂恂音荀，

（ㄒㄩㄣ）信實貌。⑩從音衝（ㄘㄨㄥ）從容舒緩貌。⑪瞰渴濫切（ㄎㄢ）俯視也。⑫擷讀如絮，

（ㄒㄩㄣ）撝取也。⑬彌益也。

### 程日新先生家傳

余幼時聞諸父兄言，里中程日新先生先輩讀書誠長者，而未及請問其行事；近以訊之從甥。①程禮明，禮明日：我高祖也，為老儒終鄉里，以篤行。②高年，鄉

黨宗敬之。其言之詳，遠矣，莫能多道之也；僅一二事識<sup>③</sup>於家人，代傳之，相訓厲，不敢忘者。非曰奇節異行也；然固常人之所難者。

祖公少讀書，而家極貧。年十六，卽爲人課童子師。里胡氏請之，以歲奉<sup>④</sup>八金，公諾之矣；他家聞而爭請，三胡氏之奉。或勸公遷就之，公曰：「吾貧，金多固善；顧吾已諾胡氏，且吾始出而誘於利，利可盡乎？」竟館胡氏。主人高其義，歲增其奉，學徒益進，卒以教讀致有薄產，遺之子孫，今百餘年矣。

公應試於府，列名首縣士，聞父病，不待竟後場而歸；父尤<sup>⑤</sup>之，命復往，則已畢試矣；太守嗟異之。明歲更新守公，又試得首，以入學焉。

此二事者，雖微<sup>⑥</sup>見問，禮明固願有謁；儻蒙賜爲之文，推揚其先世之美，以永詔其後嗣，其可乎？

余聞而稱曰：吾里中昔時讀書長者之行，有如是哉！而何今者之不見乎？夫不以利傷信，而師者利之所便居也；不以名忘親，而親又甚樂其子之有名也。世

之人苟名利之在，不必其有辭；有辭焉藉之，無問矣。若先生之行，微獨吾里中不復見之；凡吾所見於今之人，皆不然也。禮明之稱其先世，約而知要，書而論之，不惟程氏之傳，亦使學者習聞舊儒之風，而信於得失之命也。

先生諱煌，日新其字。年九十一，乃卒。妻賀氏，年八十七。夫妻偕及見元孫，子孫繁盛，多能繼儒業者。

- ①從甥姊妹之侄也。
- ②篤行敦厚之行也。
- ③識讀如志，(史)記也。
- ④奉附用切，(仁)與俸同。
- ⑤尤怨也。
- ⑥微無也。
- ⑦元孫曾孫之子為玄孫。元本應作玄。

### 許孝子傳

許孝子巴陵人，縣之學生也；名伯泰，康熙間人也。歲大疫，伯泰之父聖行客長沙而病，伯泰馳侍疾，父病已，而聞母在家病急，時官有施藥者，其藥良，急

求得之，犯<sup>③</sup>風下湘，<sup>④</sup>溺死洞庭中。

其夕，母見伯泰來，飲已以藥，頃而汗出，病大蘇，<sup>⑤</sup>呼伯泰；家人告未至，始言夢。已乃知伯泰死也。

吳敏樹曰：「孝子之爲孝也，豈不悲哉！方其犯風泛舟，意急歸，誠不知擇；及溺以死，魂魄猶切切<sup>⑥</sup>以母病爲急，何其孝也！而世之人子，或父母病篤，<sup>⑦</sup>漠然<sup>⑧</sup>若無有，彼殆與禽獸無異；而許君獨至於此耶？夫死而猶孝，而孝安窮耶？夫許君之孝，而不得生，盡其孝，而以死，而不可悲耶！」

①康熙清聖祖年號。

②已止也。

③犯觸冒也。

④湘指湘江。

⑤蘇息也。

⑥切切憂思貌。

⑦篤疾甚也。

⑧漠然不相關貌。

## 書謝御史

謝御史者，吾楚湘鄉謝薊泉先生也。

當乾隆末，宰相和珅○用事，權焰張；○有寵奴常乘和車以出，人避之莫敢詰。○先生爲御史，巡城遇之，怒命卒曳下。○奴答○之；奴曰：『汝敢答我！我乘我主車，汝敢答我！』先生益大怒，痛答奴。遂焚燒其車曰：『此車豈復堪宰相坐耶！』九衢○中人聚觀，譁呼曰：『此真好御史矣！』和珅恨之，假他事削其籍，○以歸。先生文章名一時，喜山水，乃徧游江浙，所至人士爭奉筇屐○迎，飲酒賦詩，名益高；天下之人，皆傳稱燒車謝御史。和珅誅，復官部郎以卒。

及道光癸巳之歲，河南裕州知州謝興曉，以卓異薦入都；裕州御史之子，由翰林改官者也。引見時，唱陳名貫○畢，皇上問曰：『汝湖南人，作京語何也？』興曉對曰：『臣父謝振定歷官翰林御史，臣生長京師。』上忽悟曰：『爾乃燒和珅車謝御史之子耶？』因褒獎興曉家世，勉以職事。明日，上語閣臣：『朕○少時聞謝御史燒車事，心壯之；昨見其子來，甚喜。』未幾命擢興曉叙州府知府。方裕州

入見時，吾鄉人士在京師者，盛傳天語，以爲謝氏父子之至榮也；又幸薌泉先生之生於其鄉，而以相誇耀也。敏樹得知其本末如此云。

敏樹又記在都時，有郎官<sup>①</sup>當推御史者，語次因舉薌泉先生之事；郎官謂曰：『薌泉負學問文章，又彼時清議尙重，故去官而名益高，身且便。』<sup>②</sup>今我等人材既弗如，而時所重者，獨官祿耳；御史言事輕，則友朋笑，重則恐觸罪，一朝跌足，誰肯相顧盼耶？且家口數十，安所賴耶？』余無以進之。

嗟夫！昔之士風人情，猶之今也。以裕州今日家世之榮，孰不欣羨而願其有是？孰知當薌泉先生罷官時，同朝行輩中，必有相侮笑者，譏毀者，畏罪累而不敢附和者，其家人居室必不如在官之樂者；且使先生官不罷，其進取抑未可量；一遭斥逐，終以不振，獨氣節重江湖間耳。然則，先生之燒車之時，亦可謂計慮之不詳盡者耶！

①和珅清滿州人，字致齋，乾隆末官大學士，爲高宗所寵任，弄權黷貨，吏治大壞，嘉慶四年爲王

念孫等糾參，奪職下獄，賜自盡，籍沒其家。

①權焰張謂其權勢盛大也。

②詰質問也。

③曳音裔，

(一)牽引之也。

④笞音癡，(彳)捶擊也。

⑤衢權于切，(く口)四達道也。

⑥籍謂官籍也。

⑦節

渠容切，(く口)竹杖也，屐忌逆切，(屮)履也。

⑧名貫姓名籍貫也。

⑨朕直飲切，(也)我也，

古者貴賤皆自稱朕，秦始定為皇帝之自稱，漢以後皆因之。

⑩郎官郎中員外也。

⑪便安也。

### 書李烈婦楊氏

烈婦楊氏，貴州人，不知何縣里也。余之再從子，婦方氏來歸時，其家婢以楊氏既數年，楊氏長，有色，余家以屬。方家為擇而嫁之，今年也。家人藉藉，相告語曰：「青鳳為其夫死矣！」青鳳者，楊氏婢名也。

余聞之，駭然以驚，問其事曰：「楊氏嫁湖西李生為妻，李生學官士，相得也。歸之四月，李生病，病三月遂死。李生將死，謂楊氏曰：「吾病必不起，子能終吾



喪而去乎？」楊氏泣曰：「君如不起，妾當喪君百日，相從於地下耳！」及李生死，楊氏哭極哀，然強食飲，不言欲死事。生兄弟後以子以葬生，楊氏亦安之。至百日，具酒饌祭生，立哭其靈前竟日，逮暮，入扃戶，縊死矣！」

余因問家人以烈婦之素。①皆曰：「楊氏爲婢時，主家怒之，無慍色，②亦無後言。」從嫂張安人曰：「此女在我家，無他異，但時與言古今女流奇節事，輒心喜，欲聞之。他婢子不然也。」又聞李生前妻死，期更娶，必得處子，③而其母性暴，人無肯與女。及楊氏歸，李生事其姑甚驩，④不聞姑之暴也。嗟乎！烈婦之爲烈也，有以哉！」

又言：「楊氏生歲餘而父母死，兄負之乞食，已而棄之；有王姓者養之，稍長，復賣之；而方家官貴州，得之以來。蓋其嘗自記說如此。」可謂天下女子之窮阨者，卒其所成就赫然，信乎人之所自立者大矣，其可感也夫！」

①從父之孫，於己爲再從子。

②屬音足，(出×)託也。

③藉藉雜亂而衆多貌。

④學官士學

官弟子也。⑤肩居邕切，(口口)閉也。⑥縊乙寄切，(一)以繩繞扼其頸而死也。⑦素謂平日之行爲也。⑧慍郁訓切，(口口)慍色恚恨之色也。⑨處子謂處女也。⑩驩與歡同。

### 書義猴事

邑子①阮生言其里有弄猴者，年老無子，以猴爲生。猴脫鎖逃，弄猴者哭而追之，猴聞其呼，止蹲②他道上；弄猴者向之曰：『我用汝以活我；汝走我必不活，不如遂死！』將躍入水，猴啼來抱之。自是益愛猴，不復加鎖，弄之又十餘年，稍積錢自辦棺斂物，餘錢數貫，③埋牀下。

弄猴者有一女，早嫁。族人無近親。

一夕，弄猴者暴疾④死，人莫知。侵晨⑤猴掩戶出走，至其女家，伏地號；女覺其異，隨來。猴舉鑰⑥奉女，開籠取衣，抓土⑦出錢，女乃集族人斂埋其父；棺將蓋，

猴躍入棺中，伏尸足旁，叱驅之，不動。衆異之，卽謂猴曰：「汝豈欲從汝主人死耶？果欲從者，可起向汝主靈位前作禮拜！」猴如言起，三拜號，復躍入棺，遂以殉。⑧

吳子聞而異其事，且論曰：聖賢言人之性善，⑨異於禽獸；則禽獸之性，宜其不能善也；而時有善者，且有大善。小說家言諸物類以義名者不一，此何以然哉？有人而近禽獸者，有禽獸而近人者；禽獸而人，其能必專，獨以至如猴之殉其主，其與忠臣烈女之行，何異？嗟夫！忠臣烈女之行，聞者皆爲之感涕也；況乎禽獸之於人，而有若是者乎！書猴之事，將以感於人也。

①邑子同縣之人也。

②蹲音存（チ×レ）踞也。

③千錢謂之一貫。

④暴疾謂急病也。

⑤

侵晨猶言清早也。

⑥鑰音藥（口せ）開鎖之具也。

⑦抓音爪（出么）抓土謂以爪搔土也。

⑧殉

鉞韻切（丁口レ）以身從死也。

⑨孟子有性善之說。

### 移蘭記

蘭采之臨湘<sup>①</sup>山中者，益藝<sup>②</sup>之齋之前。方春，新葉不敷，<sup>③</sup>舊青減色；或言種蒔<sup>④</sup>之術疏<sup>⑤</sup>然也。余故弗知，環視而嬉，忽悟茲蘭之意曰：『是益者拘拘，孰若轉我於深林大山之間，得吾宜而暢吾姿乎？』乃移而致之後山之陰，竹樹之林；既培既灑，<sup>⑥</sup>趨生若喜。遂再拜而祝之曰：

蘭之生兮，湘山之幽；<sup>⑦</sup>供益藝而弗欣兮，不與衆品而爲儔。<sup>⑧</sup>嗟蘭之昌<sup>⑨</sup>兮！宜爲國香；願樂茲土之無央<sup>⑩</sup>兮，美人兮其不爾忘。

- ①臨湘<sup>△</sup>湖南縣名。
- ②藝<sup>△</sup>音藝，（一）種也。
- ③敷<sup>△</sup>佈也。
- ④蒔<sup>△</sup>音侍，（尸）更種也。
- ⑤疏<sup>△</sup>粗也。
- ⑥灑<sup>△</sup>史矮切，（ㄩ）汛也。
- ⑦幽<sup>△</sup>隱處也。
- ⑧儔<sup>△</sup>類也。
- ⑨昌<sup>△</sup>盛也。
- ⑩無央<sup>△</sup>無盡也。

## 新修呂仙亭記

岳州城南呂仙之亭，當南津港口，古所稱滙湖者，水反入爲滙。城東南諸山之水，自南津西北趨湖，湖水起，則東南入山，盡十餘里皆湖也。故山水之勝，亭兼得之。由亭中以望，凡岳陽樓<sup>①</sup>所見，無弗同者；而青蒼秀映之狀，幽賞者又宜之。至於爲月夜泛舟之遊，無風波卒然<sup>②</sup>之恐，惟亭下可也。

唐張說<sup>③</sup>爲岳州刺史，與賓僚遊燕<sup>④</sup>，多在南樓，及滙湖上寺，見其詩中。南樓卽岳陽也。寺今尙存，而亭踞其左阜<sup>⑤</sup>，稍前相去裁<sup>⑥</sup>數百步，寺之勝已移於亭矣。然岳陽樓之居城近，自唐以來，名賢學士，皆登而賦詩其上，播於古今，盛矣。亭之興，後於樓，其去城且三里；四方之客過郡，旣登樓，莫亭之間，以此不若樓之有名天下。而基高以敞<sup>⑦</sup>，亦復其上爲樓，有連房容飲席及臥宿，逾於岳陽；而遠

市囂，<sup>⑧</sup>少雜遊，亦處地之善也。

呂仙者世所傳洞賓仙人，<sup>⑨</sup>一號純陽子，唐末人。其蹤跡故事在岳州者頗多；蓋嘗有三醉之詩，故岳陽樓塑<sup>⑩</sup>其仙像。又有城南遇老樹精之語，則此亭所爲作。按范致明岳陽風土記城南白鶴山有呂仙亭，亭之始自宋時也，後乃增大之云。

余自少時性樂放遠，入郡多寓亭下；近更<sup>⑪</sup>兵亂，亭燬矣；道士李智亮募貲而復之。智亮有才能，樓加其層，廣亦過舊，亭廊旁廊，歷歲克成；以余之夙<sup>⑫</sup>於此也，求爲之記。

余惟神仙之事茫哉！孰從而知之？楊子雲<sup>⑬</sup>曰：「仙者無以爲也，」有與無非問也。秦漢之君，<sup>⑭</sup>以求仙荒遊，卒無所遇。唐世士大夫<sup>⑮</sup>喜餌金石，多爲藥誤。小說載唐時仙者甚多，<sup>⑯</sup>皆妄陋無稱；而純陽氏之名獨雅而著。余觀張說岳州諸詩，屢有言神仙者，時未有純陽氏；而岳之湖上，固傳有仙人往來之語矣；得非

隱人高士出沒江湖間，人乃目之爲仙與？抑湖上諸山磊磊①浮波面，若近而遠，令人有海上蓬萊②之思乎？蓋仙者可以不學，而意亦不能無之。若山川奇異，幽遠之鄉，使出世之士，俯仰其間，必將有恍惚從之者；果有與無，俱不足論也。

余昔在亭，見老張道人者，鍊形③頗久，能以氣自動其兩耳；後竟以老死。而其徒方東谷者不學爲仙，獨能飲酒；余至則與之皆醉。吾聞呂仙於酒者，今智亮其爲仙耶？爲酒耶？余雖老，不喜入城，猶願得遊處亭下，如往時也。

①岳陽樓在湖南岳陽縣城西門上，下瞰洞庭，風景絕勝，唐張說守此州所築。②卒音猝，

③卒然急遽貌。④張說字並濟，唐洛陽人，累官中書令，封燕國公。⑤燕與宴通。⑥土山曰阜

⑦裁與纒通。⑧斂音廠，(彳 ㄨ)高顯也。⑨囂希妖切，(丁 一 幺)喧譁也。⑩呂洞賓名巖，唐京

兆人，咸通中及第，兩調縣令，值黃巢亂，移家歸終南山，得道，莫測所往。⑪塑音素，(ㄩ ㄨ)以土造象

也。⑫更歷也。⑬夙音宿，(ㄩ ㄨ)舊也。⑭楊子雲名雄，漢成都人，長於詞賦，著有太玄、法言、方言

等書。⑮秦漢之君指秦始皇、漢武帝也。⑯唐世士大夫指韓愈等。⑰唐人小說多載神仙不經

之事，如沈既濟枕中記之類。

④磊磊音累，(力)石衆多貌。

⑤蓬萊仙山名，諸仙人及不死藥在

焉。見史記。

⑥鍊形道家養形之術也。

## 寬樂廬記

人之容其身於天地之間，何適而不得？而苟必如其意欲而後安，則一身雖微，常窮天下而不足。夫一身之所存，坐則容膝，臥則容席，此爲地至少矣；而人之情，常欲有移易於東西左右之間，以取適於目前俄頃之變；厭故而卽新，望彼而置此。故富貴者之處其身，雖極宮室臺榭，○燕息○遊觀之樂；乃其侈心○未嘗不思更有所營作謀畫○之不能以已。而窮欄卑宇○之士，常悵然自恨不得如其志。蓋其外之廣狹雖殊，其中之弗寬者一也。

余之老友郭建林自其少壯時，卽有灑然○之志，不爲祿利學；家計粗足，卽



不訾問，④亦不遠出。獨好遨遊近鄉山水，時往寓城南呂仙之亭，從道者居，或累月不歸。余年及冠，卽喜與之遊，嘗偕寓城南，及至其家久留，亦數數來余家山館，共晨夕，言笑不倦。然彼時以爲建林雖性通少滯，亦會其身之所遇，便自散逸而然耳。

及其年過四十以後，室家多故，旋以大水漂沒其田，生產日薄。其廬舍歲歲爲水所浸蕩，牆壁穿壞皆盡，乃去之半里許高地，爲土屋三間以居。余每念往昔遊處，憫然相爲歎息；間過其居，敝陋特甚，而灑掃自潔。雖老矣，貌不加瘠，⑤言笑風味如曩時也。

今年春，余又過之；以其久不至余家，邀之來。於是君年七十有一，肩輿⑥三十里，復造⑦余山館。覩余故居空於兵火，惟此書館僅存，謂余曰：「此與吾舍之壞於水者何異？且吾今居，人謂不堪，吾甚宜之。室小而面南，冬陽便以暴，⑧前有柳甚大，有陰，夏月足以涼也。至於左盼連峰，右矚⑨大湖，氣象闊遠，吾坐而皆得

之。子爲文詞雅可讀，盍爲思所以名吾居而記之以文，吾日覽之，以助吾樂，不亦可乎？」

余曰：「子之居甚隘，而接於耳目者，則甚大矣；抑未足言也。子之心何其寬爾乎？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言其人之心之寬，不必其室也。又曰：『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言樂甚也。請今壽子爲寬樂叟，而題子居爲寬樂之廬。』叟喜而受之。余今居燬未能即復，願以與叟相視爲優，而余意似有不足者。若叟賢哉！其有以示我矣。」

呂仙亭亦燬於兵，近有道人稍修復一二，而家弟退菴爲九江樓於君山，實從前未有之觀；余頃遊而記之。寬樂叟今健，能步行至四五里，當復爲寓遊乎？其無乃樂此廬而不暇一往也？

① 榭音謝，(丁一世)臺有屋曰榭。

② 燕息安息也。

③ 侈讀若齒，(彳)侈心謂多欲之心也。

④ 畫胡麥切，(尸×彳)

⑤ 欄同檐，卑低也，窮欄卑宇謂屋之狹陋也。

⑥ 灑然不拘束貌。

⑦ 訾音

子(下)訾問謂思量而顧問也。⑧瘠卽益切(下)瘦也。⑨肩輿坐轎也。⑩造次輿切(下)至也。⑪暴步木切(下)曬也。⑫矚音燭(下)視也。⑬盍音合(下)何不也。⑭並見詩經衛風考槃章。⑮壽贈也。⑯君山見前劉霞仙中丞游君山詩跋注。

## 半舫齋記

長沙城中地，惟巡撫察院接連貢舉院後牆外最爲寬曠；其地皆菜圃，①往往有方塘以灌。而察院牆內，樹木彌望，②菜圃左右，居人茅瓦屋錯列；③各家簷宇外，亦多有楊柳雜花樹，禽鳥飛鳴往來，幾與山中不異。

余家巴陵遭寇焚其廬居，挈妻子避旅鄰縣；百里間，又數數警徙。而長沙自壬子完守，④連數歲賊近不敢犯；余於去丙辰歲冬，遂來假寓西城。今年二月，乃就此菜圃稅⑤宅；宅非甚大，而地有餘，規制亦雅潔，故⑥陳氏之居也。而右牆外

偏廈爲書室，廣一深三板，壁間之，上下皆以板；其偏鄰菜家籬，亦以板壁列置窗格，如舟船之中窗，而獨有其一面。余題之曰：半舫之齋，肖其狀也。

昔歐陽子在夷陵，<sup>①</sup>有畫舫齋記之文。其言江湖經歷之險，與順風恬<sup>②</sup>波舟行之適，皆以寓其遇也。而又言其所取於舫以名齋之意，不過以其形似，主爲宴嬉而已。

若余之取於舫，又有不得同者。余旣窮賤老鄉里，無四方之役，於舟行之險與適，宜皆無事；而宴嬉又非力所及。顧被亂奔徙數年，而今又且棲<sup>③</sup>於此，其情狀危苦顛倒，若舟行遇風，叫號戰掉於巨浪之中，望一灣碕<sup>④</sup>間，有衆船泊止者，得趨而至焉；已乃沽酒息驚，以須臾<sup>⑤</sup>得免爲大幸；而明日之行，又未敢知也。且余嘗見附舟行者，按日計水程所當至，舟者必亟止之，曰：『行船莫算也。』夫舟者慮風水而忌神明，故云爾。然斯言也，凡有行，皆當然，獨舟也耶？故知舟者之言，可與知命矣！余以是爲半舫齋記。

①圃音浦，(文×)菜圃蔬菜園也。②彌望目所望見，皆彌滿也。③錯雌郝切，(ㄅ×ㄩ)錯列相互排列也。④完守謂守備完固也。⑤稅舍也，放置也。⑥故舊也。⑦宋歐陽修會貶夷陵，即今湖北宜昌縣。⑧恬音甜，(ㄊㄨㄛˊ)靜也。⑨棲止息也。⑩磻音奇，(ㄍㄨㄛˊ)曲岸也。⑪須臾少頃也。

## 聽雨樓記

度①地不廣大，而攬納宏遠者，惟高且顯者為然。而山村鄔集，②非有平皋曠壤，③通川之流；而其為山，岡阜④堆複，無巖竇⑤泉石之奇，峰嶺之秀；加以屋舍煙火之湊⑥密，兒童雞犬之聲，雜聞於耳；若此而求為堂房林院之勝，以資讀書之暇娛者，蓋難言之。余之居適類是，常憾之，欲別遷徙而非可猝⑦為；則時取古人詩歌文字之所言，意中狀擬之，或張圖畫壁間，坐臥如有之。

然余村之西南，洞庭之別浦也。①遠樹外常見湖光，水盛時又近，而磊石之山，②浮動乎其前也。東北則雲峰疊起，數十百里，隱見皆可得；惜其蔽於近，無以發露之爾。

余之讀書山齋者，故基於山。山最高，其上多屋舍；而家之人析③有之地，不可以做。④一日，余弟雲松⑤指其西隅⑥草屋數間，廝傭⑦所居者，曰：「此可卽而爲也，用力不大勞，而得景當殊異。」余弗敢信之，且止以隘。⑧不聽，遂鑿其垣，⑨爲門向山間；崇而重之，⑩以爲之樓。斬竹木，剔⑪土數尺，廣數丈，長竟⑫畝，而爲之圃，以當其門；圃中移蒔花木略具。而房樓連間，疏達明潔，纔兩月工成。余喜而上於樓以觀，則凡湖與山之獻於欄檻，而入於窗牖⑬者，向未知其有於此也；而村落俯近之墟，⑭田疇⑮之上下，山溪之曲折，耕夫樵人之在目，抑非常見之狀。於是與雲松對設榻樓上，皮⑯書而讀之，而名其樓聽雨也。

昔眉山蘇氏兄弟，⑰少時讀唐人詩語，而有風雨對牀之約；⑱其後各宦遊

四方終身吟想其語，以相歎息。二蘇公之賢，非余兄弟所敢妄擬；而其欲常聚處之意，則同也。顧今方從事科舉，其或得之，將亦不能無爲四方之人，故以二公之不獲如志，私以爲戒，而名樓以爲之志。他年或敢忘諸，謂此樓何！

①度惰學切，(ㄉㄨㄥˋ)謀也。②鄔應作鵠，屋虎切，(ㄨˋ)山阿也。③皋音高，(ㄍㄠ)澤也，曠壤

空曠之地也。④山脊曰岡，土山曰阜。⑤寶音豆，(ㄅㄠˋ)巖竇山穴也。⑥湊次候切，(ㄗㄨˋ)與輳

通，聚也。⑦猝粗忽切，(ㄘㄨˋ)急也。⑧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⑨磊石之山，猶言多石之山也。

⑩析音昔，(ㄒㄧˋ)分也。⑪斂音廠，(ㄌㄧㄢˋ)開也，大也。⑫雲松名庭樹，號半圃，巴陵縣學生。⑬隅

音虞，(ㄩ)邊側之地也。⑭廝音斯，(ㄙ)廝傭工役也。⑮隘狹也。⑯垣音袁，(ㄩㄢˊ)牆也。⑰崇

而重之，謂複疊而加高之也，重除容切，(ㄑㄨㄥˊ)別梯激切，(ㄅㄛˊ)選良去窳曰別。⑱竟盡也。

⑲牖音酉，(ㄩˋ)窗也。⑳墟曲於切，(ㄒㄨ)鄉村市集也。㉑穀田謂之田，麻田謂之疇，疇池尤

切，(ㄩˋ)又。㉒皮謹倚切，(ㄆㄧˋ)藏也。㉓蘇氏兄弟，宋蘇軾、蘇轍也。㉔轍幼從其兄軾讀書，未嘗

一日離；既壯，將遊宦四方，讀韋蘇州詩，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爲閒居之樂。韋氏詩蓋有「安知風雨

夜，復此對床眠」句，故云風雨對床之約也。

### 書聽雨樓記後

聽雨樓之成，居之纔一歲，雲松病瘵<sup>○</sup>以亡，余遂廢此樓不居；而其情事常不忍以言而思，思之而獨泣。今更日月盈三十載，古人所謂一世者，余老且死，殆可以無悲；然平生所有憾於天地間者，獨此樓之事也！

當時以謂家園兄弟之聚，期於白首，懼其或牽移於官宦，而取二蘇公舊語名樓爲志，又爲之文記與詩；而後此余固長在鄉里，不爲四方之人。甲寅焚廬之寇，樓又獨免；獨吾雲松遂蚤去爾！

假令雲松至今與吾皆在，此三十年所謂對牀聽雨之事，常得不失；其於人世所占福命之數，豈謂過哉？而何天之不以假人耶！見家鄉之人，兄弟六七十而



比存者常有也；彼不知其爲幸，或乃交惡；而吾之相與如一人者，乃割而斷之。豈以其生也，衣食之有餘，又喜文史樂閒逸，而爲是樓以居，得意之甚也，而或有奪之耶！

思名樓之時，凡樓之望覽所收納，與所爲居處之故，皆可以名，而獨取於是，誠不知其計之已蚤者；而樓間揭書語，乃云：「對牀風雨讀蘇州，」韋氏之詩，<sup>③</sup>已成惡讖。<sup>④</sup>則豈非氣之先見，命之自至者與！嗚呼！吾今殆可以無悲，而忍言之矣！

適檢理舊文，得記稿，欲以其事示子孫，稍更定其文辭，而書於後。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是歲爲丙寅。吾弟之亡，以道光丙申，而甲午冬作樓也。

① 瘵音債，(出牙)肺勞病也。

② 揭吉謁切，(日一廿)表示也。

③ 韋氏唐詩人韋應物，曾爲蘇

州刺史，多惠政，人稱韋蘇州。

④ 讖差譜切，(イハ)預兆也。

## 遊大雲山記

立吾村而東望，髮髯乎翼然。⊙有山起於雲中者，大雲山也。山祀真武神。⊙甚靈，遠近走禱者衆，常從之問，云：『去此可百里，仙靈之所居也。』於是有游志，蓋前此十七八年矣。而友人郭建林喜山水，約同遊，將行矣；以風雨或以事不果者，蓋三四焉。

今月初十日，建林自郡城來告余曰：『新霜天幸晴，行不汗；請與子踐大雲之約矣。』

明日，余與建林及從弟伯喬三人者，步而卽。⊙路，一人擔行李以從；其日至於潼溪，行四十里。

明日，行四十里，至於白羊之田；山益高，水益急，望大雲益近。

明日，過八百市，有路緣<sup>④</sup>飛嶺以上，居人曰：『山自此登矣。』三人者以勇勸，猶數息乃上；已上，路緣嶺側，俯深溪，過之可怖畏。稍下，有村落山田，已復上如前嶺。蓋上者八而二下，此以往路皆然。過鵬灣，望懸泉自四山下，佇<sup>⑤</sup>觀之。過案山，山絕高，峭立似城堵；<sup>⑥</sup>是大雲之曲尾，形家<sup>⑦</sup>言謂之案山。路緣案山，入行深洞中，四五里無人家；山半巖缺處，望有七八家煙火。路益險狹，水走絕澗下，<sup>⑧</sup>聲怒號；建林伯喬甚怖，余差<sup>⑨</sup>勇。循澗行，路漸高，澗漸平，亦有村聚。晚投宿於羅氏，則至峰下矣。是日計行二十五里；然路難，四十不啻<sup>⑩</sup>焉。

明晨，飽飯，往登石崖，<sup>⑪</sup>下聞泉淙淙然，<sup>⑫</sup>坐聽之，其聲如松風之走萬壑，<sup>⑬</sup>也；是曰：響泉之崖。澗側大石如縮龜，泉自其下出，是曰：息龜之澗。遂緣萬松磴，<sup>⑭</sup>磴石級，級數十；足疲甚，一休，如是休者又數十；至乎道士之宮，憩<sup>⑮</sup>焉。遂陟<sup>⑯</sup>平大雲之峰，下視萬山，如走馬，如驅羊，如滾波濤，如千萬人軍，旌旗鼓戈，魚麗鵝鶴，<sup>⑰</sup>升壇而指麾。<sup>⑱</sup>自巴陵、臨湘、通城、平江、四縣之山，咸在肘下。<sup>⑲</sup>而西望洞庭，煙

洲草渚，<sup>①</sup>隱約可辨；沙川、油川，左右繞若雙帶焉。其峰之勝者，卓筆如筆，<sup>②</sup>青笠如笠，<sup>③</sup>攢劍如劍，<sup>④</sup>圍屏如屏；三人相顧以嘻，謂不臻<sup>⑤</sup>於茲，安知茲山之上，有若是者耶？而今之遊，不徒勞也已。峰下有井名聖泉。道士之宮，背峰而列，宮凡六，余所宿宮名永樂。是日，進香者可百許人。道士云：『八月之望，會者凡四五百人，蓋神之盛也。』余等亦禮而無祈<sup>⑥</sup>焉。

明晨，下山；下行易，惟不可望，恐欲墜，亦頓撼<sup>⑦</sup>苦足肚痛。至鵬灣，灣有小潭，自山來，二十里之泉，咸走石溪來會；石斗削若螯，<sup>⑧</sup>小邱臨潭上可亭，前往時略未究，今始得之。余所得大雲之勝具<sup>⑨</sup>此矣。其日，仍宿白羊彭氏。白羊地屬臨湘，而大雲巴陵地犬牙入也。<sup>⑩</sup>

明日，至蒿坪。回望大雲，指前宵宿處，乃在天半。小雨，因過宿友人李皋門孝廉家；李氏多藏書，出書錄觀之。

明日，至新牆。宿蘇州吳氏寄東書屋。

又明日，與建林別，余及伯喬歸。

是行也，凡八日；得詩十有一首。凡所稱峰、崖、泉、石、云者，向未有名。名之自余。

以大雲之居境蓋遠矣；近縣鮮好事者，四方之人，莫至；遊者自余三人始。道光壬

寅冬十月。

○翼然如鳥之飛臨也。○真武神即玄武北方之神也。○即就也。○緣循也。○佇逐語

切，(出×)久立也。○堵都五切，(夕×)城堵城牆也。○形家堪輿家之別稱。○澗紀晏切，(夕

一×)山夾水也。○差讀如雌，(イ×)比較也。○音音翅，(イ×)不音猶言不但也。○崖山邊也。

○淙淙徂農切，(夕×)水聲也。○壑音郝，(尸×)山谷也。○磴德贈切，(夕×)巖磴也。

○憩起藝切，(夕×)休息也。○陟音植，(出×)登也。○魚麗謂若魚之相偶，鵝鶴皆古之軍陣名，肖

其排列之形也。○麾與搗通。○肘音帝，(出×)臂中部彎曲處，其外側曰肘。○渚音煮，(出×)

小洲也。○卓筆謂如筆之植立也。○笠音立，(夕×)覆物之器，以竹爲之，今漁翁所戴竹帽似之，

因亦稱曰笠。○攢徂完切，(尸×)聚也。○簌仄莘切，(出×)至也，及也。○祈求福也。○緘

荷坎切，(厂)頓撼動搖顛躓也。①整酒去聲，(虫)又井壁也。②具完備也。③犬牙入言兩地  
毘連，其交界之處，非爲一直線，彼此相錯如犬牙也。

### 君山○月夜泛舟記

秋月泛湖，遊之上者；未有若周君山遊者之上也。不知古人曾有是事否？而  
余平生以爲勝期，○嘗以著之詩歌。今丁卯七月望夜，始得一爲之。

初發棹自龍口，向香爐。月升樹端，舟入金碧。○偕者二僧一客，及費甥坡孫  
也。南崖④下漁火十數星，相接續而西，次第過之，小船撈⑤蝦者也，開上人指危  
崖一樹曰：『此古樟無慮十數圍，根抱一巨石，方丈餘，自郡城望山，見樹影獨出  
者，此是也。』然月下舟中仰視之，殊不甚高大，余初識之。客黎君曰：『蘇子瞻赤  
壁之遊，七月旣望，今差一夕爾。』余顧語坡孫，汝觀月不在斗牛間乎？』因舉誦

蘇賦十數句。⑤

又西出香爐峽中，少北；初發時，風東南來，至是斜背之，水益平不波。見灣碕，  
⑤思可小泊；然且行，過觀音泉口，響山前也。相與論地道通吳中，或說有神人金  
堂數百間，當在此下耶？夜來月下山水寂然，湘靈洞庭君④恍惚如可問者。

又北入後湖，旋而東；水面對出燈火光，岳州城也。雲起船側，水上滃滃然；  
④平視之，已作橫長狀，稍上乃不見。坡孫言：「一日晚，自沙觜⑤見後湖雲出水白  
團團，若車輪，巨甕狀者，十餘積，卽此處也。」然則此下近山根，當有雲孔穴耶？山  
後無居人，有棚於坳⑤者數家，洲人避水來者也。數客舟泊之，皆無人聲。

轉南出沙觜，穿水柳中，則老廟門矣。志稱山周七里有奇；⑤以余舟行緩，似  
不翅也。⑤

既泊，乃命酒肴，以子雞苦瓜拌之。月高中天，風起浪作；劇飲當之，各逾本量。  
超上人守葷戒，裁少飲，噉⑤梨數片；復入廟，具茶來。夜分⑤登岸，別超及黎，余四

人循山以歸，明日記。

○君山見前劉霞仙中丞游君山詩跋注。

○勝期猶言勝遊之時也。

○金碧喻月映水面，發

光若金玉也。

④崖山邊也。

⑤撈音勞，(ㄉㄠ)沒水中取物曰撈。

⑥宋蘇軾作赤壁賦，有「月出

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句，斗牛星名也。

⑦磻音奇，(ㄍㄨㄥ)曲岸也。

⑧湘靈湘水之神，洞

庭君洞庭湖神也。

⑨滃滃翁上聲，(ㄨㄥ)雲氣起貌。

⑩觜與嘴同，

⑪坳音凹，(ㄠ)低下之處也。

⑫奇音雞，(ㄑㄧ)零也。

⑬翅與音通，不翅不但也。

⑭噉音覽切，(ㄉㄢ)與啖同，食也。

⑮夜分

夜半也。

### 石君硯銘

石君余硯也；昔在辛卯之歲，與亡弟半圃，○讀書嶽麓，○以錢二萬取之友人家。硯體甚巨，形製古異，無他文飾；惟池○旁有停雲館三字，驗其刻未工，蓋謬



爲文待詔<sup>④</sup>家物，以炫售者。然硯故良石也。

半圃喜學書，余以硯屬之，頗貴之，未肯輕用。及亡，余痛此硯，遂廢。無事命工稍鐫<sup>⑤</sup>治之，摩去舊刻，常供之案間。一日，久雨始晴，日光照書室，硯在蓋下噴沸有聲，怪而啓之，清水盈溢，以此益知其尤<sup>⑥</sup>，愈寶愛之，以姓號之石君。

余既無能遭遇發揚於世，而文字日頗有名，恐遂抱硯爲庸人役，故作爲是銘，將求善工而刻之。其背銘曰：

年可壽若老彭<sup>⑦</sup>，吾不以墨之汁而佐彼之觥<sup>⑧</sup>。行可贈若班生<sup>⑨</sup>，吾不以毫之穎<sup>⑩</sup>而瞋<sup>⑪</sup>彼之程<sup>⑫</sup>。匪<sup>⑬</sup>墨之私，匪毫之愛，恐汗吾石君之生平。嗚呼！石君兮，吾與君銘。

①半圃見前聽雨樓記雲松注。

②嶽麓山名，在湖南長沙縣西，衡山北麓也。

③池硯之聚水

處也。

④文待詔明文徵明也。

⑤鐫足宣切，(リ口マ)雕刻也。

⑥尤異也。

⑦老彭卽彭祖也，上

古堯臣，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

⑧觥姑轟切，(々×乙)酒器也。

⑨班生殆指漢投筆從戎之班超

也。

①穎筆頭也。

②贖習印切，(4-14)送行者所贈也。

③程行程也。

④匪同非。

### 梅伯言先生誄辭

爲古文詞之學於今日，或曰：『當有所授受。』蓋近代數明崑山歸太僕，  
我朝桐城方侍郎，<sup>④</sup>於諸家爲得文體之正。侍郎之後，有劉教諭，姚郎中，<sup>⑤</sup>名傳  
侍郎之學，皆桐城人，故世言古文，有桐城宗派之目。而上元梅郎中伯言又稱得  
法於姚氏。

余曩在京師見時學治古文者，必趨梅先生，以求歸方之所傳。而余頗亦好  
事，願心竊隘薄時賢，以爲文必古於詞，則自我求之古人而已，奚近時宗派之云  
果若是，是文之大阨<sup>⑥</sup>也。而余間從梅先生語，獨有以發余意，又讀其文數十篇，  
知先生於文自得於古人，而尋聲相逐者，或未之識也。余自是益求之古書。

自道光甲辰又九年，咸豐壬子，余復入都，則梅先生已去官歸金陵，而粵寇之亂，大作。明年，金陵陷，聞先生得出。丁巳，余寓長沙，孫侍讀子餘告余曰：『梅先生以前二歲卒矣！』

余於先生才數面，而與先生遊京師者，稱先生語未嘗不及余。余窮老於世，今且避徙無所，而先生亦可謂不得志以死者。其才俊偉明達，固非但文人，而趣寄尤高，以進士不欲爲縣令，更求爲贊郎，及補官，老矣，而歸又逢世之亂，可傷也！乃爲之誄曰：

才何以兮不施？名何爲兮大馳？獨爲文章之人兮，世安賴而有斯嗚呼哀哉！伯言父，其文之好耶！其志之曠耶！其又逢天之忌，而卒於顛倒者耶！

○梅伯言見前歐陽功甫遺集序注

○誄音壘，(カ)哀死者之文也，陸機賦「誄纏綿而悽

愴。」○歸太僕歸有光也，見前歸震川文別鈔序注。

○方侍郎方苞也，見前記鈔本震川文後注。

○劉教諭劉大槐也，見前與篠岑論文派書注，姚郎中姚鼐也，見前記鈔本震川文後注。

○阨阿

隔切(亡)阻塞也。①粵寇指太平天國之軍也。②孫子餘見前送孫侍讀還朝序注。③納費為官者曰貲郎。④施用也。⑤父與甫通，男子之美稱也。⑥嫩音皎，(口一么)白也，明也。

### 吳樓臺哀辭

吳樓臺之歿於京邸也，以庚戌四月。今年壬子，余來京師，每過長沙邸下，未嘗不悲樓臺也。樓臺為人，狀貌才氣，皆過絕於人，自其少年，人莫不意其飛騰；樓臺亦厚自負。既屢躋場屋，晚乃得鄉舉，猶自冀得一日遭逢至大官，立功名，以取重於世，不知其遂窮以死也！

然樓臺才實高，為歌詩得杜骨法，縱橫老健，大類元遺山。近今諸子不  
論也；惜其以貧故，顛倒所為，不得一意盡力於文章。行身往往不自顧惜，蒙世之  
訾詬，亦不能無恨，獨其意氣豪俊，可悲也！

其生平所與交游，始皆與盡歡，後多稍疏避以去；獨余猶以故意遇之。其歿也，余在瀏陽，<sup>①</sup>既爲詩以哭之，又欲爲之銘以遺其孤，而不果；故作爲哀辭，以卒余交友之義，且見樓臺之梗概<sup>②</sup>云。其辭曰：

四海來萃<sup>③</sup>兮，求聞於京；客窮而死兮，萬千以贏<sup>④</sup>。嗟若君之才貌兮，胡不究<sup>⑤</sup>乎公卿！絕命旅邸兮，無人哭聲；棺斂無資兮，衆合以營。惟鄉人之仕者兮，多君與之平生；終歸君於南湘兮，翳<sup>⑥</sup>惟君之才名。

我時在於瀏陽兮，接赴使而魂驚！疑夢寐之來告兮，心恍惚而難明。思廿載之遊處兮，自嶽麓之始盟<sup>⑦</sup>。謂君之必速飛兮，翔天路以遐征<sup>⑧</sup>。人時命固難知兮，終溘死<sup>⑨</sup>而無成！豈骨相之不侯兮，覩犀角<sup>⑩</sup>之豐盈。文章之在人兮，若樹花而鳥鳴；雖吐奇以驚世兮，固豪士之所輕。

我來京師兮，館舍行經；悲君之死此兮，視宿草<sup>⑪</sup>而涕傾！已焉哉！君已死其蔑<sup>⑫</sup>有知兮，聊此辭以當銘。

① 邸音底，(夕一)館舍也。② 躓音致，(出)不利也。③ 杜杜甫也，字子美，唐襄陽人，官工部員

外郎，爲詩歌冠古今，有杜工部集。④ 元遺山名好問，字裕之，金秀容人，官尙書省左司員外郎，有遺

山集。⑤ 賁詬詆毀也。⑥ 瀏陽湖南縣名。⑦ 梗概大略也。⑧ 萃祚位切，(夕×)聚也。⑨ 羸

音盈，(一△)有餘也。⑩ 究竟也。⑪ 翳應作繫，語助辭。⑫ 嶽麓見前石君硯銘注。⑬ 遐征遠飛

也。⑭ 溘克盍切，(夕△)溘死奄忽而死也。⑮ 犀角謂額角之骨也，蘇軾詩「未見豐盈犀角兒」

⑯ 宿草隔年之草也，禮記「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⑰ 蔑讀如滅，(夕△)一也無也。

### 祭彭女四姑文

嗚呼汝今死耶？聽兒又死耶？何其慘也！何彭氏逢禍之亟，而汝命之當其

尤也！嗚呼痛哉！

然汝生二十七年，自今未死之前一日，汝命殊亦不惡；生非富貴，而我家尙

不貧乏，所求需物，粗亦得之，未嘗以爲戚。④自歸彭氏，夫壻相得，家人上下，咸宜之；來甯時，⑤未嘗有絮訴，⑥憂抑之語。歸彭氏盈八年，有一男子，二女子，來時抱攜屬路，故宗黨姊妹間，皆稱汝命好，吾亦謂如是足也。嗚呼！孰知汝之遂以死也！

汝初死信聞，汝母痛哭幾絕，吾譬之曰：『渠年近三十，在世間好日子已過矣，若命長者，此後多是愁累之日也；况病急而速化，亦未知自憂其死而死也。聽兒六歲，能讀書，又幸有是也。』嗚呼！孰知聽兒之又隨以亡也！

我往汝家哭汝，見小女病甚，余知不救，曰：『是雖隨去，亦少遺累耳。』至於聽兒向我嘻嘻說讀書，誦風詩不休，余痛其不知母死之哀，而念汝之慈而能教之者之無繼也。孰知我歸數日，而聞聽兒病，又數日而死也！嗚呼痛哉！何彭氏逢禍之亟，而汝命之當其尤也！

然使汝與聽兒前後易日而死，則汝之死，肝腸當以寸絕！豈如未知自憂其

死而死也？惟人死而鬼魂不亡，能有知，則汝見聽兒之隨汝，必大為己痛，為汝夫痛，為彭氏痛；汝之窮苦幽結，不在生前，在死後也。

雖然，人生皆幻化<sup>①</sup>耳；佛家之言，聖人所不肯道，而理固有之。如我思二十七年以前，何曾有汝；汝六年以前，何曾有聽兒耶。幻而有汝，又幻而有聽兒；止見其有，莫知本無。推其前，我生固幻；究其極，天地皆幻。金剛經<sup>②</sup>言：『如來<sup>③</sup>說：『諸微塵，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諸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此言大幻之理也。如四句偈<sup>④</sup>所云：如夢幻泡影，露電者，世人亦盡知之。我今雖未離幻中，獨以此自解其悲，亦將以解汝魂之悲者，願為汝手寫金剛經一部，以奪<sup>⑤</sup>於汝之墓前，汝其可無悲！吾亦不能復為汝悲矣。酒饌之奠<sup>⑥</sup>，汝宜歆<sup>⑦</sup>之！

①四姑吳敏樹長女，名邵端。 ②亟讀若器，（一）頻數也。 ③尤戾也。 ④戚憂也，惱也。 ⑤

女嫁後歸省父母曰歸寧。 ⑥絮訴謂刺刺不休之訴語也。 ⑦幻化猶言變化，列子：『知幻化之不

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 ⑧金剛經佛經名，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之簡稱也。 ⑨如來佛號，金



剛經「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① 偈極藝切，(ㄐ 一 ㄗ) 佛家作詩曰偈  
 ② 窖音教，(ㄐ ㄩ ㄥ) 一(ㄨ) 穴地藏物曰窖  
 ③ 奠音電，(ㄉ ㄨ ㄢ ㄣ) 薦也，謂置祭品於神前也。  
 ④ 歆希音切，(ㄒ 一 ㄨ ㄣ) 享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初版

(82849)  
中學適用

學生國學叢書  
吳敏樹文一冊

本書定價國幣貳拾柒元伍角五分

\*\*\*\*\*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

主 編 者

王 雲 經 農 五 煥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五二九八上

平

82

464389



847.7  
440  
2